黄勉齋先生文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黃勉齋先生文集

(二)

黃幹撰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書

答潘謙之

榦碌碌遠宦。無足言者。極邊重地。守貳之間。意見不協。朝廷寬恩。姑令易地。初亦欲乘此句歸而臺論又爲之辯白。不欲激抗。詆勉就職。已於五月四日交賤事。妥之在已無以取信於世。又不能阿容。[illegible]不度事勢力相推挽。反以取當路者之賤薄。朝夕念歸。然一覺於義可以少[illegible]則又且浮湛爲仰祿計耳。行年六十有三矣。每思師友之訓。令人惕然以慙也。尊兄今歲安寓。或云[illegible]與化。果否。陳安溪已除六院。能與之偕來。亦佳。此間相去不遠。又可以一見也。鄭子立相見否。鄉閭朋友難得。得其意向如此。肯與吾人相親。又才氣亦非常流。吾人只得扶持之。彼既多與世不合。吾人又疏遠之。恐非所宜也。

榦蹤迹想不知其詳。此間初自不合來。以朝廷拔擢。不敢辭。到此百怪皆有。眞不成世界。以虎狼之暴。盜賊之狡。而當方面之寄。視百姓如草菅。視僚屬如奴隸。此豈可入其境哉。初亦自理郡事。不復相關。適以大旱。渠自與吳漕爲敵。始則相抗。而遣卒數十人入本軍之境。攔截米船。不得過武昌。既而吳聞之朝廷。又欲奪本軍之米以媚武昌。其行遣之間。可怪可笑。初亦以吳爲賢。且得相依。吳又不曉事。使客氣漸以相及。只得引疾匄祠以歸。數郡大旱。監司無一人問及。餓死不可勝數。更不堪著眼。數百人爲羣。上人家

匀米。匀者、奪之異名也。又只得捕而戮之。是何世界如此。幹幸而力抗兩司。糴得米四五萬石以賑糶。所活者萬家。他皆不暇恤也。自此且得歸家讀書教子。不能在世間與此等異彙爲伍也。有傳師復監簿輪對之章。見之者三復敬歎。使臣子之鯁切皆如此。國其有不興乎。煩爲致意。甚恨相識之晚也。適方得孫行之書。感感。此間只俟省劄下或代者至。皆可便行。要不出此月也。相識皆煩致意。既爲閒人。亦不敢作朝士書也。到家亦便欲歸福州。省墳墓親戚。家兄年老多病。諸姪貧困流落。皆急欲一相見也。

復楊志仁書

去歲新淦常辱誨字之賜。幷見示仁說。考索極精。得示朋友無不歎服。但恨不得相與款語。各究所蘊耳。幹本但爲貧循常調。竊升斗耳。豈敢爲寸進計。諸公推挽。朝廷誤以爲可用。擢貳淮州。又不得展布。而受命於庸人。其勢必不合。不合則當去。朝廷遂易以他郡。只得聽命。然未能決去者。試邑之後作倅。亦非分外事耳。但老矣。故山之夢甚切。來春當力懇廟堂。求爲歸計也。先師云亡。朋友寥落。此道無與共講者。不知契兄能一出否。若能挑包行腳。相與講明此道。所不敢望之他人也。通老兄竟爲古人。天資甚高。學識未甚通。於朋友甚惓惓殊可念也。都下作此。託鄭夢錫附便。亦未知何日可達。

幹比嘗拜書託鄭夢錫轉達。便中承書。覘感感。衆衆如常。無足道者。本無仕宦之念。直以爲貧。勢不容已。改秩作令之後。須欲求一便家去處爲歸老計。偶朝廷過聽。以爲可用。一歲閒自淮西移金陵。復自金陵移漢陽。臣子之義。亦豈不願趨事赴功。但事有本末。未易悉言。世之妄以功名自許者。皆欺君者也。加以

年事至此。素志失酬。勢須夏秋間卽爲勾休之計。儻得投老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自先師在日。朋友間已覺無可人意者。今又朋友寂寥。未有一人眞能窺見涯涘。如志仁天資勁特。識見通敏。竊有望焉。乃不得相與講貫。徒深怏怏。

幹去冬已拜予祠之命。以省劄不明言交與何人。遂再申審。三月初。命下卽行。四月七日抵家。自去歲兩上勾祠之請。不遂。適以計臺撓政。不欲與之競。亦不欲爲之屈。遂引疾勾祠。其事亦甚微。然較之束帶見督郵則大矣。但今之士大夫見得未分明。故亦不能無疑耳。爭米事勢不容已。受人牛羊。爲之求牧與芻。豈可爲人掣肘而坐視百姓之餓死耶。歸來。意謂便得安坐讀書。偶以故居太窄。不足容帑累。遂再創數椽於其後。便覺擾擾。無異居官。但終是自在。不與世俗俯仰也。昨承見教先天圖。以字多未暇悉考。今所示諭數條。別紙請教。

幹以帑累猥衆。未能忘祿。十餘年間奔走宦塗。勞神苦形。無頃刻暇。然亦不過役心於簿書期會。人生幾何。自苦如是。所謂講習之功。一切束之高閣矣。諸賢以其不肯避事。故凡事之至難。人所望風畏憚。必以見役。食人之祿。不容推辭。以是愈覺疲憊。今皤然一翁矣。不能善忍而藏。誰之咎歟。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良可歎也。承示仁說。討論極精。通天地。亙古今。只是一箇生意。此心流行。未嘗間斷。於當官處見得尤分明。自朝至暮。無一息不是此心發見處也。今之士大夫徇私忘公。怠墮苟且。皆不能擴而充之者也。師亡友散。講誦寂寥。鄉閭故人。惟楊志仁潘謙之孜孜不怠。更冀努力以昌吾道。自來江西。亦有三五朋友。可

與共學。今歲科舉。又且各用工舉業矣。齊卿亦相聚否。亦曾講論否。更有以切磨之爲佳。屬有帥檄攝倅南安。乃濂溪舊治。力不獲辭。後月初卽行。到彼一兩月卽告歸。人行急。布稟草草。

年事遲暮。常懼卽塡溝壑。不得合幷相與講習。以遂今生之願。近引疾匄祠。三上方得請。自此相去不遠。可以遂所志矣。亡似之迹。豈不願隨緣利物。每念講學大事。荒廢叅年。區區薄宦。眞成爲利。令人悚懼。然事之難言者。十常八九。又未易形之紙筆也。且得退閒。庶幾不負師門出處之大誼耳。書中所言日光月魄。見得極親切。但別紙心性之論。則似未通透。昨少年日常將四箇字形容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示及四條所論。思索極苦。近年朋友肯如此用心者。絕不曾見。敬服幹但。亦覺有可疑。幸相與商搉。程謝尹所論敬處。固兼動靜。無淺深。亦各就持敬處見得一箇意思。各立爲一說以形容之。今謂謝尹之說。只是發明主一之意。恐未必有此意耳。就三先生說處。各自體認。湊合將來。見得敬字愈覺親切。今只欲就主一兩字上。欲該括謝尹之說。卻恐看得謝尹之說未免疏略耳。不知然否。明德不言性而言心。楊德淵惠書亦錄云所答之語。此但當答以心之明。便是性之明。初非有二物。則直截簡徑。使之自此思索。卻見得分曉。今觀所答。是未免以心性爲兩物也。如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則心自是心。仁自是仁。如孟子言仁人心也。則仁又便是心。大學所解明德。則心便是性。性便是心也。所答之病。旣誤以心性爲兩物。而又

欲安排併合。故其說頗覺費力。心之能爲性情之主宰者。以其虛靈知覺也。此心之理炯然不昧。亦以其虛靈知覺也。自當隨其所指。各自體認。其淺深各自不同。心能主宰。則如謝氏常惺惺之謂。此只是能持敬則便能如此。若此心之理炯然不昧。如大學所謂明德。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如此。正不須安排併合也。不知然否。洪範五行五事之說。近亦嘗思之。前輩所說。決然不是。以庶徵觀之。自可見。但貌言視聽思之所以配水火木金土。則恐來說未免穿鑿耳。幹亦嘗反覆思之。只以造化及人生之初驗之。便自然合。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湊成合體。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此體。便能爲聲。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而言亦屬陽也。水火雖有形質。然乃造化之初。故水但能潤。火但能炎。其形質終是輕清。至若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全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身便是一箇造化。理自分明。似此等處。恐只得如此寬看。不知然否。耳目口鼻之配五行四象。亦自分明。來諭亦似支離。耳屬腎。腎卽水。水卽太陰。目屬肝。肝卽木。木卽少陽。口屬脾。脾屬土。土王於夏秋之間。卽太陰少陽之合。鼻屬肺。肺屬金。金卽少陰。亦是自然之理如此。初無可疑也。不知然否。所論大槩得之。但所引志動氣氣動志合而言之道也等語。皆不可曉。此猶文義少疵爾。至於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則老氏之所謂道。而非吾儒之所謂道也。明道云。天下之物無獨必有對。若只生一。則是獨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何嘗在一之先。而又何嘗有一而後有道哉。易有太極。易卽陰陽也。太極何嘗在陰陽之先。是生兩儀。何嘗生一而後生二。

嘗竊謂太極不可名狀。因陰陽而後見。一動一靜。一晝一夜。以至於一生一死。一呼一吸。無往而非二也。因陰陽之二而反以求之太極。所以爲陰陽者。亦不出於二也。如是則二者道之體也。非其本體之二。何以使末流無往不二哉。然二也各有本末。各有終始。故二分爲四。而五行立矣。蓋一陽分而爲木火。一陰分而爲金水。木者火之始。火者木之終。金者水之始。水者金之終。物各有終始。未有有始而無終。有終而無始。二各有終始。則二分爲四矣。知二之無不四。則知其所以爲是四者亦道之本體。非其四、何以使物之無不四哉。故二與四天下之物無不然。則亦足以見道體之本然也。太極不可名狀至此。亦可以見其端倪矣。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要當以是觀之。塞天地。貫古今。無往不然。仁義禮智。特就人心而立名耳。天以是心而成萬物。人以是心而成萬事。故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人之生也。五臟百骸。各有自然之則。天之爲也。若仁臣忠父慈子孝。以至手容之恭。足容之重。又人所以全天之所賦者也。自天之所爲者而觀之。則不待人爲。而此理已完具矣。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明道所謂活潑潑地者。眞見其如此。亦眞箇使人不知手舞足蹈也。顏子之不改其樂。又安得而不樂哉。世閒所謂功名富貴者。眞太虛浮雲一點也。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生亦大矣。苟見此理。便死亦是閒事也。數年讀先生之書。適自見得如此。以先生之書合之。亦無不然。不但世之學者尋行數墨而無見於此。竊意周程邵子朱先生見得分明。其他皆未知其果如何也。爲學而不見其本源。是入門而不至其室。雖然前輩教人。且只道敬。此又學者不可不思。榦平生未嘗敢以此與朋友言之。言之亦未必曉。志仁力學苦思。故

詳布之。知此。則來教得失大略可知矣。思之。榦歸老山樊。此心甚安甚愜。而家事亦有費區處者。福州先人敝廬。以諸侄人多。無可住處。此間向來破屋三間。亦苦人多難住。欲盡挈歸福州。則不忍忘數十年師生之情。欲止留此。則墳墓親舊。亦不忍輕舍。老妻長婦皆此間人。只得留之在此。以長子主之。稍爲葺治屋舍。使可居止。以三子皆娶福州人。只得挈之歸福州。榦自四月歸抵此。所以遲遲未歸福州者。以此間事緒未定耳。十月初決歸福州。自撫三子教而養之。自此晚年得奉墳墓以終老矣。榦以向者見理之不明。固窮之不力。冒昧出仕。而無上下之交。竭忠盡力。橫議四起。二月寇攻浮光。令往黃州守禦。已而敵勢頗熾。又令往光州督戰。既而歷陽徐守求去。遂令兩易。歷陽諸公之意。實相忌而欲擠之。既辭歷陽。併辭安慶。又辭奏事。以此忤當路之意。諸公不相樂。遂交攻之。亦知其勢必至此。徑作歸計。至臨川而罷命始下。諸公以爲得計。而此乍甘心。不然。則此身何日而可脫耶。年事至此。實不敢誤國誤百姓也。還家二十餘日。杜門謝客。一意安靜。喪祭一禮。非契兄未易言此。日夜念念。千萬盛來。舊本併攜來爲佳。當得與二三同志共成此書也。南康亦欲屈尊兄爲白鹿堂長。歲晚了此二書。來春可赴其招。且得此理稍明。則老死無憾也。春間及今兩拜誨字。感感。但無便。今乃獲治謝爲愧耳。教官無所謁別。去而不來極善。此間朋友留戀椀飯。有乞人所不屑者。甚可鄙也。榦上喉下痞。兩疾如故。頗爲所苦。且是疲倦。飲食不進。終日倦睡。氣象又不及去年矣。論語讀得一過。益見聖人之道高明廣大。老矣。既不可追悔。朋友間不能刻意求進。執一得之智。一偏之見。便志滿意足。大可歎也。

復甘吉甫

葉味道來此已留月餘矣卻得相與讀先生書乃知吾輩於緊要處工夫絕少求放心三字動靜之間更宜百倍加之功方有倚靠因此亦覺有省如象山所謂倍者恨不得一見相與劇談也幹老矣諸兄正好著力庶師道之有傳也

幹山居幸無他以兩房子舍在此舊居窄隘不足以容遂以屋後架堂三間方不過二三丈爲送老之計以百物皆旋措置遂遲緩至今更旬日亦當告成也坐是頗妨讀書承欲下訪果爾何幸如之此間絕無朋友講習況得契兄辱臨之耶論及朋友只解讀書不能明理此切當之論不長進正在此若不見道理正如去行在便到候潮門外回來亦未是端的也近日因思五行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何故造物卻有此兩樣看來只是一理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元初只是一箇水水煖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者水之子金者火之子冬是太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從冬起來故水木火金自成次序以水生木以火生金故生之序便是行之序也孔子言精氣爲物精便是水氣便是火子產言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魄便是精之靈魂便是氣之靈水便生木火便生金在人一身初只是生腎水次生心火腎水上生肝木心火上生肺金造化只是如此何嘗有兩樣來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此便是造化本原其後流行亦只如此四時之序不過二天二地而已所以洪範五行亦只說水火木金土謂之五行則行之序亦是如此也以此可見造化之端倪物生之本始洪範又推之以

配五事，曰貌言視聽思。前輩之說，往往以木配貌，其次序殊不可曉。且與庶徵肅乂哲謀不同。不知洛書安排得自分明。何必如此牽強。以水配貌，水屬陰，陰有質也。以火配言，火屬陽，陽有氣也。水滋潤柔軟而生木，木屬肝而主視。火焦燥堅剛而生金，金屬肺而主聽。如此分配，則生與行只是一理也。人之一身，以貌爲主，貌者，一身之容貌也。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故貌恭。則作肅。人身發用處莫如言，心正則言詞端確，故儼若思，而後能安定辭也。造化以水爲主，學道以敬爲主，此洪範之要旨。前賢教人入道門戶，不是杜撰。直是與造化同體也。以此觀之，至精至妙，竊意前賢亦須見得如此，而不肯輕發也。尊兄以爲何如。試思之以見教。併舉似李司直、黃去私，恐可商搉也。又思太極只是極至之理，不可形容。聖賢只說到一陰一陽處住。只是箇一陰一陽底道理。所以天地寒暑晝夜生死，千變萬化，都只一樣。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陰陽。合而言之，則萬物總是一陰陽。然學者知此，亦只見得皮革，其精微處未必有所見。非尊兄莫與言此也。若不看到源頭，仍舊是候潮門外也。況又未必到此乎。安得尊兄一來相聚旬月耶。近日朋友卻是鄉閒有一楊志仁，最能思索，儘可講學，亦相許以冬閒下訪也。閒居無事，只是讀書教子耳。他皆不必言也。吾人年事至此，百事只得放下，且以檢點身心爲急也。方兄之來，又得講習之益。年來朋友卻頗有卓然向學者，吾道之幸也。來諭別紙所論周子之語，言合、胡爲不自萬而一，言開、胡爲不自一而萬，竊謂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是一關隔。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屬乎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卻說轉從五行說，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性，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陽，

至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斷際。至此若不說合。卻恐人將作三件物事認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合者、非昔開而今合。莫之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凝。而後有男女。男女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卻是有次第。故自五行而下。節節開說。然其理其氣。未嘗有異。則恐未嘗不合也。楊至之之疑。卻恐未曉此意。先生初然其言。後不復改者此也。

賤職甚簡靜。可以終日讀書。同官亦多賢。但郡侯庸俗。初到便相疑。至以書見詆於廟堂。可笑之甚。此亦未免相玩。恐亦難久相處也。敵有必亡之勢。而守邊者乃此等庸物。亦無分毫備禦之策。只是一味脫空逢迎。萬一有警。則牽連就死耳。果何罪耶。

生之序行之序。以質言。以氣言。皆朱先生通書解中語。學者守其說可也。然義理須是自見得分明。若有所疑。正須講貫。若但如侏儒之觀優。則亦何益哉。中間所述鄙說。得諸兄詰難。甚幸。竢終不能釋然。且如生既有質。豈容無氣。行既有氣。豈容無質。木生火。火生土。曷嘗無質哉。此其所未明也。元德兄疑於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說。與春夏秋冬不同。則前已辨之矣。去私兄以爲火能尅金。不應生金。何故夏之後便爲秋耶。借曰中央有戊己土。不知何月何日屬戊己耶。上旺四季。則何物非土所生。豈特金耶。金本土也。以秋燥熱而生金。謂之火生金。何不可也。火能尅金。惟其能生。所以能尅。又何疑焉。以耳屬金。是誠可疑。醫家以耳屬腎。以肺屬金。誠不應如此分配。吉父兄亦有此疑。然配與屬不同。屬者管屬之謂。配者比並之謂。論其管屬。則耳屬於腎。取其比並。則聽比於金。且何爲其聽比於金也。洪範五行五事。皆以造化之

初及人物始生而言也。造化之初。天一生水。而三生木。地二生火。而四生金。蓋陰陽之氣。一溼一燥。而爲水火。溼極燥極。而爲木與金也。人物始生。精與氣耳。大傳曰。精氣爲物。子產曰。物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此皆精妙之語。人物之生如此而已。精溼而氣燥。精實而氣虛。精沈而氣浮。故精爲貌而氣爲言。精之盛者溼之極。故爲木爲肝爲視。氣之盛者燥之極。故爲金爲肺爲聽。大抵貌與視屬精。故精衰而目暗。言與聽屬氣。故氣塞而耳聾。此曉然易見者也。然精衰則氣衰。精盛則氣盛。又初無間隔也。若以醫書所屬而疑之。則不知變之論也。至如去私兄言地非土。則不可曉矣。吉父兄論陰陽太極。以爲或以太極言。或以陰陽言者。非太極無以生陰陽。非陰陽無以見太極。此體用所以一原。顯微所以無間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其示人切矣。五行之序。榦欲作三句以斷之。曰論得數奇耦多寡。則曰水火木金土。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如此其庶幾乎。

五行次序。榦只見造化所以然者。只是一動一靜。又細分之。則有動之初。有動之終。靜亦然。其理如此。其氣亦如此。理如此者。仁了便是禮。禮了便是義。義了便是智。氣如此者。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故五行之序。只是水而木。木而火。火而金。金而土。其生如此。其行亦如此。若謂先有水火。後有金木。則不成道理。亦不成造化矣。今不將道理去推尋。只是隨人背後盤旋也。以此故頗疑生之序便是行之序。其詳已見別紙。更幸與朋友講之。有便見教也。

榦生平學問。自謂有得力處。今此之歸。方知向前。只是抱不哭底孩兒。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

眞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子子路兩箇。若是行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墮。盡是閒話也。吾輩勉之。榦衰病如常。無足言者。老來深欲求閒。亦覺世道可厭。然終以家事相絆。未能脫去爲撓也。方明父來。相聚數月。其於義理大端。講之甚明。而志氣高尙。尤切於義利取舍之辨。殊不易得。勉爲不已。向來朋友恐未易出其右也。欲留臨川旬月。講論當有可觀者。甚恨不得從之以聽緖餘也。

與閩縣學諸友

諸生不幸。先師棄世。痛慕摧割。不可堪處。教育之恩。昊天罔極。哲人云亡。微言將絕。又不但二十三四年依賴之私而已。計彼中皆知之。當同此痛苦也。奉別之後。日行百里。今早方抵此。而屬纊已十日矣。罪惡貫盈。醫藥殯殮。皆不及侍側。終身之痛。何以自釋。此中諸事已定。但與之略定服制。五服之親。各用古衣冠。諸生弔服加麻。制如深衣。用冠絰方相稱。諸兄終有駭俗之慮。或者用麻布頭巾耳。大要且率聚持服行喪之人。三年之內。不可便散。如孟子所謂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則喪未畢固不可歸也。若省親榦家之類亦許暫假師之喪、若喪父而無服。豈有一哭而散。同常人之理。此議稍定。不惟足以盡平日師生之情。又得朝夕相與琢磨理義。榦持勇甥之服。行師生之義。禮不可復歸。朋友相聚。方成倫理。私竊自幸。若得一二年謹守規約。彼此皆不爲無益。而吾鄉之俗。亦當知理義者漸多。一旦至此。皆榦罪惡所招。何復云云。先生臨終。再三令榦不須歸。其樂得吾人相聚。其拳拳學者之心。雖死不忘。哀哉痛哉。學中不知今復何以處

之。此是諸友自處。榦思慮之所不能及也。若須分散。則家中牀榻之屬。欲煩齊卿季亨收拾。送七家兄處。輅孫亦令還家。房中書册。悉令收歸。一兩日遣人往取之也。六三哥、立之、謙之、舜和、齊卿、恐皆當來奔喪。不可復緩。四方朋友日至。擇之、充之、今日須到。其他凡曾從學者蚤報之。林正卿之弟安卿有書報正卿可便爲附去。必大相許一來相看。能同六三哥一出否。季亨、仁父、或能偕來相聚。年歲亦佳。此閒米平。費用不多。立身大事。各宜努力。爲祝。會之既有被食在學。自可率茂諸人在學讀書。定然亦可與應哥相聚。莫令荒廢。維忠千萬將息。齊仲能與性之偕來會喪否。諸兄不及一一多祝。但切須立志讀書。此身未死。尚冀他日與切磋也。六三哥、潘謙之、舜和、不及一一附書。但煩維允錄此報令叔。周叔錄此報成叔。季亨錄此報六三哥也。伏紙悽愴。千萬自愛。

與林宗魯司業

榦同碎累離金陵。宿半山。次日碎累事行。榦以請祠未報。不敢偕歸。且復西邁。過池陽。留五七日俟報。若未有指揮。即過九江。兩郡皆與舒相近。以見臣子不敢自安之意。然區區之情。決不敢復往安慶以犯公議也。若所請不獲。又須力請。以至再至三。安慶已是一考。既是解任。豈宜再往。榦年已六十七矣。若是終兩考。便是七十。精力已衰。不復成人矣。家中萬千未了事。及今亟歸。亦可略與整頓。每思楊子直、楊通老、廖子晦、皆以老不知止。三人後事無不狼狽。此可爲深戒也。年來覺得世道愈迫切不可曉。李文昌以元儉見辟。乃是泗上既敗之後。忽思蹇叔持重之言耳。榦豈願爲此哉。浮光之敵未退。既責以守關。又責以

督戰。感文昌之知愛。不敢辭難。乃有以爲逼已而惡之者。制總兩司。謗書盈篋。胡卿面以見諭。曰。此不可留。必有相陷者矣。文昌亦曰。其人每好書好論邊事。自某相辟之後。絕口不及邊事。殊不可曉。其意恐人之奪其位。而又陽爲舉以自代之言。是不思之甚者也。此豈可久與之處哉。兩淮、江南屏蔽。又復與敵相鄰。則淮民尤不可不恤。今淮郡百姓被寇兵之害小。被官司之害大。去歲和糴。不問有無。必欲及數。不問土俗。必欲捉辦。以至敷馬草敷巢縣寒屋料敷廬州團樓木。並是不支本錢。郡抑之縣。縣抑之總保。與百姓等。一切常行之事。今皆急如星火。去歲和糴。於本府見管錢內刷去十五萬貫。今又要糴二萬石料穀。亦是不支本錢。今本府交割錢。亦且刮去無一文矣。今又添北來人請受四五萬貫。不爭則害民。爭則爲犯上。此亦豈可復爲哉。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今既有憂矣。豈可不違哉。城壁一事。見今包砌。榦已措置下四百萬甎矣。更諸縣約有百萬。自可足用。石灰亦各有指擬。人工諸色皆有定論。又分委寄居士友十二人。分百二十丈。皆忠實可託之人。每日早到暮歸。如治私事。不過秋冬間便可畢。此不足勤廟堂慮。但得一賢太守以臨之。則自可不勞而辦。榦亦不願以此爲功也。但得歸老故山。疏食飲水。亦足樂也。更望親家力爲一言耳。然一身寄數千里之外。望歸如望歲也。

榦碌碌寓此。已三季矣。自度非仕進之具。無頃刻非思歸之日也。來書所諭以版築之役。謗言四起。尤使人慨然。便欲謝冠冕而從農圃也。顧生平本不作榮進之想。直以爲貧如爲人傭雇。姑就斗升之祿耳。樂則行。憂則違。謗與不謗。用與不用。亦何足計。顧彼謗者固非也。汲汲解其謗者亦非也。置此身於天地間。

以聽天之所命。但得不得罪於當世之善人君子足矣。他何足戀。他何足畏哉。制參之除。李公可謂不知人矣。如幹者又豈能有補於制司之毫髮哉。今朝廷清明。英俊布列。自可折衝於萬里之遠。遠人畏懾。其效可見已。而況參乎。已具申匄免。開春再上祠請。得歸幸矣。此則全望親家曲爲之地也。

幹十七日抵九江。復被不允之命。安慶乃是舊物。可以無嫌。然已除歷陽。徐守矣。以幹之辭歷陽。遂奪徐守之安慶。幹又居而有之。於誼安乎。平居無事。動遭口語。況於有此嫌疑。正好議論者所得以藉口。幹又何以自明。去年之方築城也。則曰此書生怯懦耳。及其速成也。則曰此必勞民也。及其費省也。則又曰此必擾民也。不思往者百年之閒。所至築城。爲人所欺。而反歸咎於費用之太省。工役之太速。是必欲相率而爲欺也。如此。尙可以起功名之念耶。至其尤可怪者。泗上之役。輕脫之最可笑者也。安慶深僻。全不知所以敗衂所以調發之由。及至金陵。徐而叩之。至今亦莫知其故也。乃有倡爲之說者。自是好言恢復者也。是嘗與泗水之謀也。安慶去金陵六七百里。制府欲爲此祕密之舉。豈肯泄其機而謀之於數百里之外耶。使幹果有恢復之志。又豈肯甘心築成以自固耶。制帥以泗上既敗之後。方思老成遲鈍者之可用。然後辟以爲元僚。使幹果若後生輕銳之爲。此謀以誤制帥。又胡爲於既敗之後方見辟耶。又其辟之辭云曰。幹之所言。無非保民固圉之術。又何嘗言其善談恢復耶。夫言恢復者。紹興初先儒之論也。然亦未嘗不以量力伺便爲先。亦何嘗不察事機。如是之輕舉哉。況幹何人。乃敢開此大口。兵之勇怯。將之能否。器甲糧廩。漫不知其虛實。乃敢抵掌而談恢復耶。制帥以元僚見辟。朝廷令且包砌城壁。則是未嘗供元

僚之職。又令其往黃州措置關隘。又令其往光州督戰。此皆迫於上命。然亦未嘗啓行也。而惡之疾之者。紛然而起矣。使鈐不量事力。冒昧居元僚之任。則天下之惡將皆萃於其身矣。軍旅一起。征役繁興。不量有無可否。州迫之縣。縣迫之總保。總保迫之百姓。兩淮之民。不勝其苦。外爲強敵所侵。內爲州縣所迫。是大可念也。後唐以茶鹽結淮民。而取其米麥。謂之博征。周師一至。淮民簞食壺漿以迎之。此大可監也。如此。尙可以爲郡耶。只此數事。則安處決不可以復往矣。行年幾七十矣。痰喘之疾大作。不可支吾。只得且借濂溪祠堂安歇。以俟報可。然一身資糧易竭。恐將無以爲歸。萬望爲徧告相識。力稟之相君。放歸山林。不勝大幸。若又不從。又只得力辭。卻恐上觸朝廷之怒。甚非小官能當也。

與某某書

聞來歲且欲歸仙里。鈐近思之。惟以求放心爲本。一動一靜。一寢一食。不可離此三字。便有以爲之根本。然後可以讀書玩理也。更與吉父去私共講之。譚仲南曉得此意。但亦無著實工夫。所謂其行不揜焉者也。如吾人又說得工夫太散漫。不濟事。城中得此二三朋友。亦可以數數相聚。何必至來年八月方得以相聚耶。鈐特以老年不欲棄墳墓。亦甚有卜居臨川之意也。兩小兒甚荷教誨。平生所見小子之師。未有如此之勤且切者。亦此子之幸也。尹中父肯相從來。望如暇日相見之次。便以舊令尹之政力與之語。爲幸也。

與孫居敬提刑枋

榦野拙無庸。自山中來。寄迹宦途。於世事全不通曉。又生平鄙嬾。不解作世俗語。故於當世之名卿大夫。未嘗敢以書問自見。至於據案親書。以見慇懃。則尤自知語言之不文。字畫之不工。而不敢輒作也。若某官名德之重。世所共服。是以不敢自外。況自視事以來。覽觀書判題詠。經營締建。皆偉丈夫所爲。非世俗所敢希望。其萬一。繼此者亦得以鼓庸懦之氣。而追高賢之躅。此榦所以感幸而不能自已也。由郎官歷赤壁。揖李蘇二仙於蒼茫埃壒之外。其胷中之浩然者。又非可以前日論也。持節湖湘。收拾衡嶽洞庭於胷中。然後還清班。登法從。危言正色。建宏偉之議。以挫險庸之氣。此善類之所共望。非榦之私禱也。榦老矣。一官奔走。大非得已。自父兄以來。無瓦石之儲。迫於啼號之累。是以隱忍在此。感君上之隆恩。一日不敢自怠。惟性資狷介。與世寡合。亦不敢爲長久計。某官軫念舊治。苟有以教誨之。使得以苟逃曠責。千萬願望。

答林公度

前承誨以諸疑。久稽拜答。此人去亟。亦未暇詳細。但區區之意。欲長者且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里□□□□□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不過十日之功。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衰病之餘。益覺世味無足留戀。百事紛來。與化俱逝。獨義理一途。與天地通。誠不可不力行也。惺惺二字。眞學者入德之門。比以叩稟老先生。亦深蒙印可。吾輩不可不留意也。尊兄不以齒德之高下。與鄉閭晚

輩爲伍。只此一念。豈他人可及哉。顧不肖重以自愧耳。

不能安貧。強顏求祿。敬讀誨語。陳義甚高。歎服歎服。況令所疑尤衆所指目。其昭然立的以自取彈射。無可疑者。然顧瞻四方。亦何所容其身哉。入門而求己則餓死。出門而求人則辱死。古之人所以無可奈何而安之曰命。則命雖窮。未嘗屈也。又何必過自疑畏也哉。屬以外移。合歸本貫銓量。事隸州家。須半月可畢事。事畢、去求山寺。度暑七月初便作歸計也。

斯文不幸。先師卽世。痛慕摧苦。不自堪處。同門之舊。諒均此情。幹晨夜兼行。衝冒風露。痰喘氣促。至今未復。氣息奄奄。亦非久於人世者。重念半生函丈之側。一旦失所依怙。總角聞道。不自刻厲。識見未明。今無復摳趨之地。奈何奈何。朋友解散。講問寂寥。又不勝微言將絕之慮。鄉閭年來朋友。幸皆有向道之意。若得相予勉力。以共扶斯道。庶幾先生死而不亡。尙賴長者出爲主盟。毋使悠悠虛度歲月。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可爲深戒。明年科舉。又在目前。諸友想未能忘應舉之念。讀書作文。亦本分事。更幸痛勉之。須是博採前賢議論。熟讀古人文字。令氣質勁健。乃佳。栗山諸兄須得六三哥爲之領袖。必大季亨相予維持之。日作課程。莫令廢惰。區區至願。

承欲此來。甚幸。鄉者朋友來者已徧。鄭成叔、唐華卿、皆以頃年嘗一參侍。亦皆奔赴。此亦足見人心同然。不能已者。不知何日得遂一見耶。一動想亦費力。須得驕馬乃佳。吾人血氣向衰。不宜勞頓。恐易生疾。遲速之期。亦更審處之。幹憂苦貧病。不自聊生。葬期在今冬。只得留此候葬事畢。或須一歸。衣食所驅。恐亦

不容遂築室於場之計也。與諸友建議。欲於城中度一空地。立書院三間。內設先生祠。歲時一日畢集。頗有樂施金者。此議若成。亦不免遣人持疏到栗山也。禍患摧苦。殆無生意。先人生平以清苦自將。兄弟相與恪守家法。幸不得罪於朋友。先兄平生一介之行。亦閒有過當處。然今觀之。豈惟吾家不復有若人哉。痛苦痛苦。未易具言也。以是深憂家聲如此隤然。不可復振。愁憂無聊。欲見尊兄面訴之。無從也。故因此詳布之。蒙頒賜奠儀。已薦陳矣。先兄平生於朋友。無足當其意者。獨於長者深所敬愛。計聞此惻然。當甚他人也。先生葬畢事。朋友遠來。失聲慟哭下。傷哉痛哉。念之淚下如雨。未死之身。將復誰依耶。今日已祔廟。音容益遠。不及九泉。無相見之日。傷哉痛哉。

榦諸況如昨。無足言者。特一念長者。未得即見。爲之慨然。朋友講論。不敢放過。然亦未甚見有勇猛精進者。近得先生書。亦再三以此爲問。其拳拳後學之意至矣。顧榦自治不至。又何以起發朋友之善意哉。

榦以禮書未就緒。劉用之相約過神光。爲卒歲之計。度亦不能久留。只俟虞兄爲先兄擇地了畢。即爲歸計。今日暫走箕山相去三十里。不得一見。殊深悵然。吾人相與之意。分雖朋友。情猶兄弟。雖終身相依可也。各以事牽。其勢難以久合。榦方奔走爲衣食計。兄亦老且倦游。異日思欲爲今春草堂夜話舉觴相屬。豈可復得哉。臨書不勝愴恨。

榦猥賤苟活。爲朋友羞。然他無以自治。則不若食其力之爲無愧耳。久敗之場務。幸亦漸成倫理。酒酣氣振。且笑且歎。終不若歸故山之爲樂也。已一考有半矣。但恐任滿無以爲歸。若可達里中。則又當尋尊兄

爲旬月之游也。髮已種種。齒牙動搖。目視茫茫。非久於人世者。門戶衰頹。諸姪皆不能自立。深有可慮。但世事皆非人所能聽。料只有之而已。

榦一墮宦途。如入苦海。終歲汩沒。人生幾許。十四年不得休息。眞是可厭。世間以仕爲樂者。以其富貴也。然求富貴者。非爲盜則爲佞。僕誠不能。其貧且賤如故。進不得行其志。退不能活其家。以是思之。不若放歸山林之爲樂也。三上香火之請。方遂所圖。以是月七日抵寓舍。亦欲亟歸省墳墓。訪親舊。從人旣遣。不能徒行。少俟秋涼。卽謀歸計。一生鞠育於辛苦之中。今三子已娶。兒婦滿前。亦人生幸事耳。但自度不足以活之。只得散居。令其人自爲計。六郎歸鄉之計已決。性資拙樸。未能讀書。然頗好書。向所寄書册。渠欲得之。乞付之爲佳。恐有重本。欲留宅上者。可面諭之也。

榦爲貧一出。奔走十五年。於公私之計。曾無所益。性本介僻。學又迂疏。與世寡合。與義不受辱。引疾奉祠。投閒故里。百懷未易一二言也。歸來怯寒。無日不病。閭里故舊。朝夕來訪。只辦應酬。或至對客終日。念欲一拜書。亦不可得。徒切悵望而已。不謂反勤先辱。尤深愧悚。榦以先閭爲姪輩占住。無所安息。偶帥參相念。以南法雲僧堂見遺。見障織居止。其前有園可以開門。從大路出入。不與髡徒相干涉。其側卽萬歲諸刹。幽靜最擯棄者所宜處也。

復陳師復監簿

頃於諸先令兄多雅故。獨以未及參議爲恨。三四年來、每得謙之兄書。未嘗不言篤志好學推己及物之

盛美。深切歎服。然亦不敢遽以姓名自通於穎人。近者又復拜觀應詔之章。懇切簡直。皆人所難言。數十年所未見。其爲向慕。又不但前日所聞於謙之兄者而已。繼承台翰之賜。捧讀不勝惶悚。自顧衰暮。何足以當勞問之厚。榦少不自量。喜從師游。竊有志於聖賢之學。中年帑累猥衆。偶得一官。仰祿爲治。一行弇吏。講習遂廢。重以先師棄諸生。朋友解散。蓋不待七十子之沒而大義已乖矣。日夕惕懼。如負芒刺。忽聞執事志道之篤。立行之高。乃如此。喜躍不能自勝。想先師九原之下。亦當爲之擊節。喜吾道之有傳也。朝廷之事。既有如諸賢之所論奏。而外之所恃以爲人物者。亦多不可曉解矣。所以降灾者方數千里之旱。今之所以救灾者。又皆具文。中原蕩析。既不可支。而邊陲守禦。亦殊未有可恃之策。腹心之疾未愈。則耳目百體。無往而非病。良醫之藥。既卻而不用。則事無可爲者矣。榦衰晚不才。分甘投棄。昨上香火之請。本無他意。只是年老不堪從官。未蒙俞允。姑且安之。適趙興國持倉節。於榦爲姻黨至親。不容不引嫌而去。自是可以退安田野。以卒舊業。以終餘年矣。

復陳師復寺丞

寺丞天資高明。閒居益加涵養。吾道之幸也。榦不能安貧。冒昧一出。信道不篤。徒深悔懼。抵此五日。即聞浮光之警。人情未相諳悉。無以爲策。今敵騎已退。上下相安。稍可措置。最若是郡無城壁。便即興工粗築。度費五六十萬券。郡中亦有一二十萬。皆是前政椿積。已申朝廷之錢。亦不暇問。只得支用。郡民便之。施竹木工役夫米者紛然。此亦不容但已也。亦請於朝。乞四十萬券。未必應副。亦無可奈何。只得旋措置也。

秋冬閒了得此一役便可匄歸矣敵騎之來亦不過數千人此以數千人與之戰初亦小勝已而大合殺傷相當有貪功輕進者遂爲所敗吾之所失遂多度亦不敢以實聞也諸賢施行大抵未有起人意者到此一月以六書達制帥與議邊事皆未得報豈以其切直而惡之耶抑以倉皇忙迫而未暇也今只得自作家計修城壁造器械排保伍日夜與諸邑講裕民之政漕臺欲運合肥米至安豐相去二百里耳卻來起安慶四萬夫安慶至合肥已是四百里捨近取遠人情皇皇只得力拒之幸而得免便覺百姓有歡舞之狀矣他事皆可闊略有敢害民者必痛治之如此亦稍可支吾但大勢可慮耳恐非一木所能支也李貫之尚留九江亦屢得書此等人物皆引去爲之奈何

久不拜狀正切尊仰祝兄來承台翰之賜謙之兄繼至又得熟聞爲況之祥至以感慰賑濟區處有方人賴全活甚善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厲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緜衰老念歸未能今邊事復動亦不敢請歸矣敵犯浮光其勢甚亟城雖未可破而四出抄掠生齒塗炭甚可念也此閒土城雖已圓備但未包砌馬面尚少未爲可守但既有城壁亦只得效死守之此閒世俗皆以爲丙午辛巳丙寅敵之犯淮皆不到此故士夫之愚者亦全不以爲意軍器全不整齊士卒千人多是老弱皆須旋行措置去歲一版築故此等事皆有所不暇及今亦一面料理輒有小稟此閒軍器最是弓箭更無一隻可怪之甚偶見詹簿說使郡弓箭甚多且箭材乃地產所出妄意欲就借箭萬隻少亦須借五千見箭卻借五千箭材角弓得四五張卻煩一面製造以補還仍示及價直便當納還儻蒙軫念一郡均受鄰邦之賜若非事勢忽

迫。亦不敢相撓也。已令此人齎錢就彼。雇人擔擎以來。至望至望。

榦讀書愛日之意甚切。而精力不逮。每切爲慮。新歲已登七十矣。來日苦無多也。朋友紛紛。不爲無人。氣力足以任重者。誠不易得。故所望於左右者。忽不自知其拳拳也。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李貫之全是就講學上用功。晚年大節光明如此。讀書豈可忽哉。留丞相晚年歸來。日課朱先生詩傳。朱先生每對人輒歎服之。蓋捨此實是無進益處也。不知高明以爲然否。榦昨日得相識錄示小報。知已被予祠之命。乃十二月十七日指揮。今日邸吏發報狀尤分明。此雖父兄爲子弟謀。無以易此。遂使衰晚得免無廉恥之罪。君父之恩大矣。若得省劄並下。不復以家事關念。則自今以往。無非安坐讀書之日矣。別紙寵貺。仰叨愛予之厚。恐其匱乏。無以全其守也。若祠祿不下。亦只得判作饑死。年來卻見得此事稍分明。死常事耳。朋友之饋不敢辭。私居辦此。令人不能安也。

與孫行之正字

榦衰晚。負丞竊粟。自知亡補。忽叨予郡之命。皆朋友過相推許。是以至此。不敢以爲喜。重以爲憂也。自金陵五十日方抵此。民甚醇。訟甚簡。財賦亦從容。安平無事。不妨爲守之樂。但襟江帶湖。吳蜀往來之衝。武昌脣齒之國也。若欲屹然。眞可當于蕃之任。則非所敢當。郡無城郭。有兵二百人。倏來忽去。月給甚薄。緩

急亦安所恃耶。小郡若非所急。無漢陽則無武昌矣。抵此二十日。且以治財賦。增兵廩。大開赴愬之門。以平民之曲直。其他所當經理者。俟見顚末。續當有請也。既不能不仕。仕則不可不任其事耳。但天性拙直。與世寡合。易以取禍。又不知果能安於此否。安與不安。亦一切聽之也。在己既無以邀人。視人之所爲。又多不滿吾意。不知此世將誰與扶持耶。自今觀之。只是義理不明。人心不正。舉世滔滔。聚一大團私意於天地間。如濃膠厚漆。牢不可解。吾輩且戲吁太息於其間。亦愚矣哉。膚仲遂得歸。可喜。但聞其病手戰。亦可念也。眞丈如何。聞且歸建寧。果否。敬子聞以疾辭。皆使人有愧也。此聞傳聞晦伯侍郎抗疏論遣使事。恨不得見。能錄本見示否。

與趙省倉

人來。承惠書。雖未及瞻拜。固已深服足下資稟之粹。趨向之高。而非流俗之所敢望也。顧僕衰老。困於吏役。離羣索居。有負初心。何以謝來教之辱耶。世方急於利祿。而獨安於奉親。世方趨於卑陋。而獨志於聞道。尙賢而取友。孰有過於足下者。此僕之所以不敢默默而無言也。竊觀來教。以孔門欲爲有用之學。而又欲其大有所成就。歎其老之將至。而欲爲有用之歸。然義理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聖賢之學。固求爲可用。而求之常在己。欲施於有用。而得之繫乎天。求之在己。則內外一致。而所造者正。得之在天。則窮通一視。而所處者安。故其教人雖欲其有用。而未嘗切切於用也。曰明明德。而新民在其中矣。至其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而亦曷嘗適莫於其間哉。

志於學而先以用爲心則固已馳騖於其外矣至其用也則事求可功求成安於義命者固若是耶立心一差則將無所不至矣聖賢立教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具有仁義禮智之性必先格物致知而力行之所謂用者亦卽此而推之耳曷嘗先以有用爲念哉孔門之徒惟曾顏未嘗見於用也而三千之徒卒莫能及由此觀之則爲學之要可知矣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爲學而先以有用爲念則是未知所性之貴而有外慕之心焉故敢以切己務實爲足下獻榦老矣方力上匄祠之請而求爲無用之人宜其於足下之言有所不合也交淺言深惟足下亮之

答陳泰之書 倫

榦伏承不鄙特枉臨顧先之朋友以達其意副之長箋以述其情志甚篤貌甚恭辭甚遜以榦之愚不肖上之不能取高官耀閭里中之不能作文章誇聲名下之不能蓄貨財養妻子此世之所謂無用而不齒焉者顧何足以辱足下之好哉豈非之以其嘗從先生長者游而獲聞君子之大道歟足下之意則甚厚而榦安敢不竭其誠敢以所聞爲足下言之夫學之有志猶三軍之有帥也約束旣明申令旣審鼓行而前有進無退靡襲乎理義之刃而斬刈乎利欲之場先登乎道德之郛而策勳乎聖賢之府非有志而能若是乎懦怯懾背公營私鼓之以仁義則氣索而不進脅之以利害則手戰而請降氣馬逸而不可收心地蹙而不可復非器不利帥之罪也然則爲學之方捨此宜無急焉者矣足下居長溪之西偏裹糧而趨不五日而至武夷夫子之舍望洋向若以觀世之大勇者焉毋徒下睨汗瀆之中而覩吞舟之獲也足

下其亦亮之。敬字看得親切。但常惺惺法。爲主乎整齊嚴肅。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所以持乎主一無適。似太分裂。試更思之。此學問之本原。而終身之所當服行者也。先師永逝。吾道益孤。所賴者朋友相與維持。然如許重擔。亦須奮不顧身。方能負荷。若沈浮世界。與庸人奚異。百年之身。世間利害。所直幾何。若不勇猛向前。則二三十年遂無此身矣。可不大懼。

承諭旦晝念慮。不如平旦靜坐。此亦只是常覺。不知常加提撕。則久當純一矣。不見道體。卻亦不須如此。著意行吾敬。故謂之義。亦只是作行吾敬工夫而已。又著一心要見箇義。卻恐有病。學問大方。只是致知力行。持之以敬。只怕人不用力而已。別無好法也。

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譊譊。而眞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日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莫若一切將就。自身上體著許多義理名字。就自身上見得是如何。則統之有宗。不至於支離外馳也。

與李貫之兵部書　道傳

連辱書誨。三復感慰。旱勢可畏。臣子同憂。契兄正當其任。想見不勝憂念也。昨承諭及數條。誠爲切要。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徒爲文具。莫若且於部內擇精敏公勤官屬數人。分類管幹。守令之不才者去之。無過而庸懦者易之。庶幾得一人。則一道一郡可以無憂耳。他皆未見長策也。此間種不入土。米價翔貴。但自初旱便逐急糴米。已糴二萬石。舊積亦二萬石。常平五千石。目今逐日出糶。比之江南。亦十

六文一升。城之外帖然不見其爲旱也。漢川一邑。素有蓄積。知縣又曉事。亦可無慮。漢陽縣鄉下稅□頗多。日前尙有可支吾至冬春間。卽發粟以賑之。亦可過此一阨。諸司亦無掣肘。但此間與鄂渚對岸。例是翻覆。亦只是頑以待之。吾人去就輕。則百事皆不足爲累也。六月初。遣人匄祠。只是自覺年事至此。於義當退。預爲此舉。庶幾異日再請。則其志可遂也。憂世而救世之術疏。憂道而學道之功廢。若乞得數年之閒。自放山林。以遂初志。莫大之幸。語錄事承見諭。曲折初亦深恐削之太甚耳。若只如此。亦無害。又得味道兄整過。可以無憾矣。大抵鄙意以爲此等文字。寧過於詳。則刊之爲易。若先求其精。則一削之後不可復求。此爲可慮耳。序文全不成言語。留此人句日。亦欲依命修改附去。竟做言語不成。一是熟。二是多事。終日昏憒。旦夕專人拜納。其他亦併俟後便也。如目錄以所記年月爲序。如今去僞者。番陽人。初識之。年方十七八。乃己亥在南康相會。自後絕不知蹤迹。不知此錄從何得之。遽列之第二。未知安否。更熟思之。記錄之人。眞是學者。如子晦丈漢卿丈之類。絕少。再相記錄所聞及大段背馳者甚多。但以年月爲次第。似亦未安。或分爲兩樣。第以歲月。亦似未穩。可更商量。斡後便更思之。當拜稟也。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復李貫之兵部

豈弟慈祥之政。撫摩凋弊之郡。使幽隱無聊之民。各得其所。世之鄙薄儒生者。閉口不敢吐氣。吾道之大幸也。排去貪守。明辨是非。皆非敢望於今之人。昨在湖北。見爲監司自號剛直者。坐視列郡之無狀。噤不敢發一語。然後知吾人若非見理明、利害輕者。終是低回顧望。不快人意。求百姓之受惠難矣。大抵小人爲非固可惡。吾人以善類自名。而胷中全是利害者尤可惡。所以使吾道爲世所鄙薄者。皆斯人爲之也。得曾兄在東南。不惟前賢道學之緒得所託。而政事氣節。遂爲一世儀表。亦國家宗社之福也。榦投老山林。竊自增氣。不知手舞而足蹈也。榦歸建安寓居。纔整四月矣。向來數椽。二十年前所置。容膝之地。初亦甚安。今孥累數倍於前。不足以容居。旋於舊居之後架小堂。方不過二三丈。以爲送老之計。坐是亦頗擾擾。更旬日亦可休息。一意杜門觀書矣。朋友數人。皆欲秋試後相訪。亦可相與切磋義理。非講習叩擊。終是不分明也。近於鄉閭取得所修祭禮來。幸無去失。併喪禮皆可入禮書類中。然亦尚欠修整。當官固以無暇觀書爲恨。閒居又以無筆吏抄寫爲撓。因閱故書中得慶元三年朱先生所書編禮人姓名。爲之感慨。益思是書之不可不蚤定也。然亦須朋友二三人來。方可參訂。味道、子洪、皆有志於此者。獨恨道遠難

相屈致。榦亦無力遠出。不能攜書以就朋友觀。先師晚年於此極惓惓。殊使人爲之不安也。若得契兄持節入閩。有以資朋友之來。則不但是書之可續耳。決去就雖甚力。朝廷顧惜事體。亦豈遽從所請。若如來教所云。且留九江。榦亦當齎糧爲數月承教之款也。向來從學之士。今凋零殆盡。閩中則潘謙之、楊志仁、林正卿、林子武、李守約、李公晦。江西則甘吉父、黃去私、張元德。江東則李敬子、胡伯量、蔡元思。浙中則葉味道、潘子善、黃子洪。大約不過此數人而已。年來得尊兄併太府陳寺丞相與接續。尤覺此道之不孤。若且得留東南數年。吾道之大幸也。世事難言。尤非閒退之人所宜。只得此道大明。人物輩出。清議所在。彼自無所容其喙。亦且有所畏縮顧忌。或革面以從善也。吾人所能致力者。止此而已。最是廉恥道喪。風俗波蕩。略無羞惡之心。但知貪利嗜進。吾輩中非卓然有特見者。未有不爲之移惑、以喪其所守也。來教所謂激成黨錮之禍者。決不至此。此誠至論也。東漢黨人。便是孔子所謂狂者。使有聖人爲之依歸。皆是游夏向上人物。今豈敢望此哉。四十萬人齊解甲矣。安得相與爲黨、而激成其禍哉。榦嘗記得在先師侍側。偶因舉孔孟出處去就不同處以爲問。蓋亦疑先師當有不屑就之意。先師答云。某只見得志士不忘在溝壑一句分明。當時亦未甚曉解。近日思之。委是至當之論。若不如此。不是眞丈夫也。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丘道廣。嘗竊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爲歟。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

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阬落塹者也。幹間居甚適。嗽疾亦爲小害。諸子亦次第皆能撰飯喫。不相累矣。若有祠祿。亦稍可支吾。若無祠祿。諸子亦可作書會以養衰老也。池陽相去遠。若移節在閩或江西。亦卽走承教也。所答胡伯量鬼神等說。今以所說鬼神大意錄去。是否幸見教。

春間過康廬。胡伯量出示諸人講論祭祀鬼神一段。見味道兄所答詞甚精甚巧。尊兄從而是之。伯量又爲之敷衍其說。然愚見終不敢以爲然也。此蓋疑於祖考已亡一祭祀之頃。雖是聚己之精神。如何便得祖考來格。雖是祖考之氣已散。而天地之間公共之氣尙在。亦如何便湊合得其爲之祖考而祭之也。故味道兄爲說。以爲只是祭己之精神。如此。則三日齋七日戒。自坐而享之。以爲祖考來格。可乎。果爾。則鬼神之義亦甚麤淺。而聖人常謹言之。何耶。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宗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爲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旣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爲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爲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學者但知世間可言可見之理。而稍幽冥難曉。則一切以爲不可信。是以其說率不能合於聖賢之意也。蓋嘗以琴觀之。南風之奏。今不復見矣。而絲桐則世常有也。撫之以指。則其聲鏗然矣。謂聲爲在絲桐耶。置絲桐而不撫之以指。則寂然而無聲。謂聲爲在指耶。然非絲桐。則指雖屢動。而不能以自鳴也。指自指也。絲桐自絲桐也。一搏拊而其聲自

應。向使此心和平仁厚。眞與天地同意。則南風之奏。亦何異於舜之樂哉。今乃以爲但聚己之精神而祭之。便是祖考來格。則是舍絲桐而求聲於指也。可乎。此等事直須大著心胷。平看聖賢議論。庶乎其可通矣。鄙見如此。更望見教。

按行屬郡。具得吏治民情之大要。酌其利害而罷行之。此使者大務也。今從仕亦只得如此。若欲百姓眞得蘇醒。非大有所更張不可也。亦竊歎保正戶長之爲民害。保正合管煙火盜賊。此大綱法度如此。若眞有剽劫。及奔失凶身。豈可責之保正。當巡尉任其責。而寬保正。則保正不難爲矣。戶長自可不差。人戶租賦自合輸官。官立期限。有不輸者。追而治之。則人自輸矣。又何必戶長哉。此皆徒爲紛擾。以困中產之家也。此事難言。今之爲政。只是循習。無所作爲。則爲良吏。小有更張。則人以爲駭。更不思義理當如何耳。大旱如此。眞有可慮。目今米價已騰踊。直至來歲秋成。方有可望。歲月長遠。誠可憂懼。未有奇策。聖主憂勤。見之施行者。每伏讀之。令人感涕。求言之詔。固臣子所當竭盡淺言之。則無益。深言之則復蹈何生之轍。是乃所以弭天下之口也。李舍人之去。尤可驚駭。自古規模如此者多矣。覆轍可鑒。何苦而復襲其迹耶。契兄當一路之寄。常平捄荒之職。誠是難事。只得每郡擇一二賢吏而委任之。申請朝廷。多求金錢。散遣僚屬。於豐熟州郡。廣行收糴以爲備。他未有奇策也。郭生之除。此亦常事。其人善結託諸公。嘗以邊郡薦之。渠亦此以自詭。淮西李帥嘗按之。既不可令去。遂令其來湖北。想到此便以郡除。又豈爲幹一人而使朝廷皆不除用人才耶。正不須以此引嫌也。但幹之來此。便已立定規模。只住半年。便爲去計。此月半已

得半年矣。更數日後。便遣人引疾匄祠。蓋實是衰老。自覺前路無多日月。只得乞骸骨歸故山。初不以彼而去就也。但前此常建築城之議。綦吳二公皆贊其謀。且捐金以助其役。遣人到中都已兩月。未得報。亦欲未報下之前。先爲匄祠之請。萬一築城之議已下。又須展兩月郤陳乞也。更俟數日看如何。彼不足道也。語錄切不可刪。只得全寫。便有重複。亦無奈何。若客所費。則不若勿爲。若病重複。則不如勿刋也。南康有兩三朋友在此。又搜尋得數家。更俟商量。專人拜納。并序語納去也。

答林季亨書

幹承書。忽聞公度六三哥有母夫人之喪。傷悼無已。適以逼行。未及趨慰。徒深負愧。不用浮屠。自世俗視之則爲難。自吾人觀之此至易事。治喪乃吾家自事。外人議論何足恤。須是見得以薄道事其親。乃所以爲不孝。以先王之禮事其親。孝莫大焉。便自然胷中無疑。喪服不能盡如古。餘親齊只得用麻布頭巾。及麻布涼衫足矣。助喪之人無服。則只用白絹涼衫。若有服。則各如其服之輕重。此更自斟酌。但六二哥六三哥體怯弱。遭此大禍。實難堪處。季亨諸兄更朝夕與之相伴。勉令毋至過毀。乃幸。六二哥六三哥兩日來所處如何。稍能支吾否。心甚念之。恨行速。不得一往慰之也。告爲致意。向民遺訓附往。生平所聞於師友。可以終身行之者。只是獨立不懼四字。願與朋友共之也。

天理之節文。此是從裏說出。人事之儀則。此是從外說入。理虛無物可見。節是有上下高低。則如曰樣則。且如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各有等數。此是節。若山龍華蟲之類爲飾。此是文。如下不敢僭上。諸侯

當用九章則安。用十二章則不安。此是天理自然處。又如人裏頭巾著衣服之類。此是文處。若不裹不著則不得。此是天理處。如冠如昏。此是人事。若冠禮裏面有三加揖讓升降處。此是儀。若天子元子冠禮則當如何。婚禮則當如何。嫡子則如何。各有則樣。此是則處。則如曰恰好。

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愛之理。是偏言。心之德。是專言。程子所謂偏言之則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是也。

答林子至書

惠書具知近況之詳。役事爲之悵然。年來州縣例是不恤百姓。無措身之地。並緣軍期之名。以爲封殖計。所在皆然。榦晚景冒昧一出。誠不忍百姓之被害。不避仇怨而與之爭。自度決不能勝。脫身遠避。便雖獲譴。亦所甘心。故聞此等科擾事。雖在畎畝猶不能不戚然也。還家四十餘日。但求安靜以度餘生。然城郭人事。亦不能免。只得隨分應酬耳。旦夕須到箕山。恐可求見也。

承誨字。喜聆役事已休。深可贊慶。當官者無復安富恤民之意。令人太息。榦老矣。歸來亦欲温舊書以度餘年。精力疲甚。未能如所志。江左自有管夷吾。政可自逸也。推之者固多。阻之者亦力。太虛浮雲。俱不足爲輕重也。令似字序納去。殊愧草草。

榦投老歸來。引疾匄閒。圖晚歲與知舊往來山谷間以終餘年。朝家不貰。起以大郡。進退政自難處。已遣人力告廟堂。以必得閒爲期。二月半閒。此事可決也。春事向煖。須至箕山。爲旬日之留。恐可奉屈求款晤言也。

答鄭子立書

榦至愚無所容於世。年旣踰冠。始獲從先生長者遊。又不能刻意勵行。因循怠惰。卒無所成。足下以鄉閭之秀。年少氣銳。乃以可畏之資。下問於不足畏之人。不惟自愧其冒過情之譽。而亦竊歎足下擇交之不審也。然嘗聞之師友。以爲天地之闔闢。古今之往來。人物之所以生。風俗之所以成者。以有斯道存焉耳。斯道不立。則不惟吾身失其所以爲人者。而凡天地之間。往往乖戾拂逆而不自理。吁。其亦可畏也。夫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兢業於上。孔子子思孟子周子程子張子所以講明於下者。凡以爲此而吾徒生而蒙父兄之訓。長而聞師友之論。其所當汲汲用力者。捨此宜無大者焉。致知之要。存養之方。語孟六籍。與夫周程張子發之於先。數十年間。二三大儒又從而推明其說。足下固熟聞之矣。講其所可疑。而行其所可知。如馳堅車以志於趙燕之郊。苟不至、不止也。惟足下勉焉。僕固將有賴焉耳。若夫竊無實之名。以妄自尊大。僕方以是自恐。足下又從而重困之。則非僕之所敢承也。

答鄭子羽書

榦嘗竊自念。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友之樂者。豈不以此歟。榦也。資性褊狹。少不自量。出而從先生長者游。雖足以竊聞聖賢之緒論。及其退而處於鄉閭。則猶抑鬱而無與語。在己無所資於人。而在人無所益於己。慄然懼初志之不就者。有年於此矣。一二年間。天啓其衷。多聞直諒之益。不

待取之四方。而坐得於閭里之秀善而或予告也。過而或予箴也。義理之辨。盍思之。不待莫而質焉可也。莫思之。不待越宿而質焉可也。豈比夫側居僻處而動離索之歎者哉。足下吾鄉之秀。不遠數百里。求問志而與之處。又不以僕爲陋而辱顧焉。年少而才俊。志篤而業修。此固僕之所感歎於人物之盛。而資以爲輔仁之益者也。天理之難明。而人欲之易肆。懦志之不作。而歲月之不可留也。僕誠深懼焉。惟足下勉之。以輔吾之志。則幸矣。過情無實之稱。非所取也。足下亮之。緜多事如昨。朋友相處亦如故。但亦無甚講論。雖其志意之不立。亦淺陋無以發之也。得如子羽孜孜不怠者。朝夕相與處焉。則所益多矣。承諭爲學曲折甚善。且如此用功。令趨向堅定。久之自然得力。或謂不可太拘滯。須是放開者。皆誤人之論也。僕嘗折肱焉。不敢不以告也。大抵爲學是終身事。須是大著心胷。不可迫切。然發軔之初。亦須防檢拘束。乃能脫於流俗。庶幾心志凝定。見識明達。所慮夢寐顛倒。意況不佳。此當於吾心地上觀之。若是旦晝所爲。主一無適。則夜氣虛靜。自不至若是。敬字只是此心肅然不敢輕動之謂。何由反以動其心乎。

與吳伯豐書

浴沂一章。終是看不出。喟然而歎。夫子與點之意深矣。集註云。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之妙。曾晳有見於此。故欲樂此以終身。如此卻是樂天理之流行。而於本文曾晳意旨。恐不相似。緜藐意恐須是如此。天理方流行。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與道不相似。而計較繫戀之私入之矣。夫子無意必固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政是此意。直與天地相似。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子傳之曰。天下何思

何慮。聖人豈教人如死灰槁木、曠蕩其心、徜徉其身哉。張子曰。湛一、性之本。攻取、氣之欲。物各付物。而無一毫計較繫戀之私。則致廣大而極高明。雖堯舜事業。亦不能一毫加益於此矣。後來邵康節先生全是見得此意思。明道先生詩中亦多此意。一大節目。望詳以見教。此書今見晦庵集中。萬正淳錄以呈晦庵先生。先生答曰。直卿之說卻是作工夫底事。非曾點所以答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之問也。又云。集注說有病。今復改數語。試更詳之。

答王幼觀

榦碌碌如昨。初以爲貧勉強從事。諸公誤以爲可用。遂推挽至此。然非其本心也。生平所聞於師友者。皆無與講習。有負初心。朝夕悚懼。更兩三月。卽爲匄歸之謀。若得退處山樊。以卒所業。莫大之幸也。契兄生平刻苦。聞老來尙未免聚徒。亦庶不易以道自安。一本云而貧亦士之常也。叔仲生平力學。識敏而氣銳。一別七八年。遂爲古人。殊可傷悼。想閭里間失此人。亦復蕭索。榦與之情最厚。行狀之責。故不敢辭。但有少曲折。已與其令嗣言之矣。契兄更爲之議。榦老來但覺每事就實。意味深長。虛文浮詞。無益於事。近日大冶萬正純之子亦以此相囑。亦以是告之矣。先師行狀。乃是初本。殊未成次第。不知何人便輒傳出。此事自非不肖所當爲。但以敬之見囑。又其間有不敢不記者。更俟一二年學業稍進。方敢下筆也。承示近作。皆至當之論。啓發多矣。日昏作字不謹。更幸亮之。

答董叔重子文書

先丈縣尉棄世。又將小祥。念之悲愴。想追慕未易爲懷。承諭行狀。敢不敬承。榦於先丈同師同庚。相與最

親且厚。亦誠不敢自外。但所錄太汎。如督運之類。皆是舉措之差。當隱而不當書。又每見人家紀述其先世之事實。連篇叅牘。徒以爲美觀。而無益於傳遠。古人謚法。節以一惠。惟其簡要。而後人信之。孔門顏曾亦何嘗有許多說話。而後人信其爲賢者哉。先丈從師力學。人所共知。契兄人子之心。自不能已。第以此屬於人。則似太煩而無益。莫若便託有德有言之士。撰一墓銘。擇一二事之最著者書之。便足以名世。不必如此其繁冗也。若以治命之故。不欲屬他人。亦當勉爲下筆以塞責。不必專人。但以書託池陽李倉遽來可也。或徑託李倉爲之亦可。李倉雖不曾識先丈。亦嘗通書矣。更與幼觀王丈議之。榦衰晚。日思歸休之計。諸況皆不足言。更冀抑節以畢大事。

與陳子華書 譯

歸來數得款語。但亦彼此忙迫。至今懷仰。尊丈參議之任已滿。未有差除。費用既廣。何以爲策。且得曲意奉承爲佳。榦到此五日。卽聞浮光之警。此亦勢所必至。但亦不知如是之速耳。今已退矣。但吾之所以處此。誠未有可恃也。安慶無城壁。到此便措置。邦人甚幸。捐助竹木及米者紛然。度費六七十萬緡。此間所有。僅十分之二。至感至感。榦聞執事之盛名非一日。不自意乃得幷合。深慰生平傾仰之私。世道益衰。人物零落。得一賢者忻然慕之。眞不啻景星鳳皇也。舉世滔滔。病在於以古人行事。非今人所可爲。遂甘心沒溺。但欲合今人而遂已。至於苟賤無恥而得富貴。則揚揚自得。以爲其說之勝。百年之間。醉生夢死。計其所得。亦復幾何。回視古人行事。非難爲也。因言以求其心。卽事以求其迹。充積涵養。斃而後已。則亦何

事之不可爲哉。窮通利達。自非吾人所當計校。況又實有命焉。而非死或歸鄉聽教誨也。鄭成叔不及奉書。煩致意。或以此書呈似之。與作書等也。浮光一敗。雖殺傷相當。吾之所失者。亦是三千人及一二頭首。制帥所用多少俊。喜功名。豈細事耶。

復王幼學書（伯大）

幹衰病之蹤。不足齒恤。去冬臘月。祠秩當滿。便當上謝事之請。偶蒙朝廷記憶。畀以州麾。自知州郡非養痾之地。力辭不獲命。君恩深重。難以孤其生成之意。辭郡匄祠。亦以爲免死之計。幸而得請。實出望外。原其所自。無非游談之助。三已申朝廷。無錢米。邊事如此。決未肯應副。只得大膽便做。無錢又旋撰應在郡錢米。不問已申未申。一切事使得罪而去。無可奈何。秋冬間可畢事。邦人便有可恃。老夫亦可匄歸矣。安處實無財賦。全靠牙契。通老丈當軍興之後。交易頗多。遂頗富貴。不應以二十萬獻之朝廷。至今遂將安處作富郡。科敷抑配。百姓受害。皆通老爲之也。到此只得汲汲寬百姓。喬漕欲起四萬夫運糧至安豐。只得力拒之。只免此一役。吾地之民已歡舞矣。到此郤甚健。日飲十餘杯。度尙未人力之所能爲也。幹稟資甚庸。涉道甚淺。獨以蚤年侍晦翁杖屨之日久。聞其言論觀其舉措者差熟。投閒待盡。亦不過以其所聞見者。常常諷道之。以庶幾不失其初心耳。自先師夢奠以來。舉世倀倀。既莫知其所歸。向來從游之士。識見之偏。義利之交戰。而又自以無聞爲恥。言論紛然。誑惑斯世。又有後生好怪之徒。敢於立言。無復忌憚。蓋不待七十子盡歿而大義已乖矣。由是私竊懼焉。故願得強毅有立。趨死不顧利害之人。相與出力而

維持之。抵家兩年。門無轍迹。去秋乃得盛族一二人。象祖與焉。不避勞苦。刻意講習。他亦有一二後生。皆可望者。私竊自喜。以爲儻得十數人者講之精。行之果。皆如干將鏌鋣。則立之而足以擁衛吾道。使外邪不能犯。用之而邪說詖行肝碎胆裂。庶幾日月之明。猶未至於浮雲之點翳也。但身既衰病。學又淺陋。恐不足以召致而激發之耳。尙幸有以教之也。

復鄒俊甫書

幹壬申之夏。偶獲邂逅。甚慰夙昔鄉仰之懷。第以行役匆匆。不及款語而別。每思賢德。再見亡從。徒切悁仰。忽辱台翰縷縷。尤認眷予之意。所謂截斷衆流一句。乃是吾人立身第一義。此處拖泥帶水。則其他千言萬語。皆是空談。但世之不墮在此阬穽中者。能幾人哉。吾輩但有自勉而已。幹老矣。無以闢其口。尙此竊祿荒陋之邦。無可與語。安得瞻望誨色。慰此拳拳耶。便中更幸數賜教藥。世道益衰。人物可歎。區區鄙懷。更望益勉所學。益勵所守。外此亦未有可言者。

復王主簿

便中兩辱書誨。感感。知遂從提舉李兄游。深以爲喜。然不喜足下之得爲屬。乃深喜得親師友、講道誼以廣見聞也。人之道莫切於學。學之道莫切於居敬而窮理。舉世昏昏。莫知學問之方。而世所謂儒者。又多虛言以欺人。而實自欺。仙鄉諸長上爲尤甚。然亦以此劫取高官大職。而後生爲其所惑。甚可憐也。今乃得與李兄游。又味道亦是鄉人。更宜朝夕相親。有疑則叩。不得不止。異日見得端的。方知鄙言之不妄也。

不可只以公事虛度歲月。誠可惜也。一旱如此。事甚可憂。衰晚不才。旦夕卽上歸休之請。若遂所欲。或又可拜見也。莊生行遣如此之嚴。亦去一大姦。當塗之幸也。

復黃會卿

幹衰晚如常。無足道者。更數月、則當挂冠矣。近思此身不欲爲後人之累。去城四十里。入深山中。得一埋骨之所。方遣學生輩苫數椽。架小樓。樓成卽移居其中。以待盡耳。去鄉井二十年。歸來朋友凋零。晚輩難與語。獨二三朋友來自遠方者。差能任道。甚矣吾道之益孤。一二年來。於中庸之旨。玩之殊有味。此乃子思子於其家學中備見本末源流。作爲此書。盡發聖賢底蘊。雖非初學所能盡曉。而亦初學所不可不知。始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智仁勇之三德。終之以誠之一字。戒懼謹獨。不待勉強。不假思索。只是一念之閒。此意便在。初學豈可不以孜孜奉持。則天之所以予我者。便已渾然在此矣。然後加講學力行之功。以盡其所謂智仁勇者。則理之渾然者、又燦然各有著落。而無毫釐之差矣。於是又進其所謂誠者。亦不過講學力行。而實用其力焉。則天理流行。無少間斷矣。今但曰講學。而不先之以戒懼。不終之以力行。而誠心不加焉。則恐亦未免墮於口耳之習。若但曰躬行。而智識之不通。則恐亦未爲得也。是則學者之所不可不加之意也。試與朋友商推之。

復黃淸卿

幹衰病如常。無足言者。倦游本圖閒靜。然亦未免塵俗之擾。得觀書策之日亦少。朋友往來。亦不爲無人。

而知學者亦難得。近方謀爲山居之計。更兩三月當就緒。來教深以學者或溺心淺近。或馳志高遠。此正今日之通病。然自陰陽雜揉。氣質萬端。自生民以來。便已如此。今豈能使之一一皆就塗轍。所貴於朋友者。正所以箴規切磋。矯其偏而歸之正。不可便生厭惡。若以二者爲非。而別求方法。則恐有矯枉過中之病。書不可不讀。義理不可不求。身不可不修。心不可不正。明誠兩立。敬義夾持。俛焉孳孳。學問之道。如此而已。斡深思一出聽朋友之教而無繇。且老來力乏。亦非可以遠出。徒有瞻企而已。

復辭希賢書師邵撫人

人心蒙蔽。理義難明。足下超然獨得。雖精微曲折。未見所造之淺深。而大意已非流輩所可及矣。來教云云。亦皆非蹈襲語。皆自胷中流出。良深歎服。近嘗論曾氏父子。晳也自上達而有所見。參也自下學而有所得。要之升高自下。陟遐自邇。不可以無其序也。聖賢門戶。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得其大旨。而毫釐之不審。是猶屋外觀屋。固見其巍然大矣。而門庭堂奥。皆莫知其所向。則恐未得其所居之安也。自門而庭。自庭而堂。自堂而奥。精辯而實履焉。則亦不待觀於其外。而所謂潭潭翼翼者。皆在吾心目步趨之閒矣。惟足下少抑高明之見。俯循學問之實。以聖賢不明爲己憂。毋以吾心所見爲已足。則朋友之望也。里中朋友極難得。夢寐未嘗不在靈谷擬峴之閒也。

答余瞻之

斡奉親幸安。不足勤齒卹。杜門閒居。但定力不足。已不能不爲今學所撓。平日守定師友。尚無向進。若又

分之以雜學。況未可知。獨有隨事檢點。以庶幾寡過而未能耳。西齋親友相聚之樂。徒深健羨。夏深倘能撥置以尋雪峯之約。或可一觀盛集也。但自家兄已赴清湘。復不無家榦之撓。七家兄多往外家。且多病。以是出入更不能預料。若家兄少癒。一二日之勞。所不憚也。擇之五一哥聞五月亦嘗入城。更不蒙見訪。何也。榦固不敢屈長者。但城中廣闊。復不能探伺以圖走見。以是益怏怏。吾人相聚。動一二年或十數年。僅得一二。交臂而失。令人悵然不曉所謂也。有寺簿一書。幷榦亦作一書。便中煩盭達之。幸甚。比收先生四月十三日書。爲況甚適。但云賑濟無效。匄歸甚力。不知果遂否。恐欲知之。浙閒二麥亦不全好。重以疾疫。目下日色可畏。一日之熱。比尋常三五日。近郊之田已龜坼。瀕海者已絕望矣。不知他處何如。若大率皆然。則甚可慮也。榦迫親養。未能絕意場屋。但覺力緜途遠。若不能擺脫。終是悠悠。日來稍親世務。惡人意處頗多。惟有退步一著。自作本分事業。意味頗長也。因書有可警誨者。幸毋惜。

榦侍旁苟安。不足勤齒齘。去良友日久。舊學益荒落矣。來春擬過藍田尋舊約。爲屏山之行。比收先生書。又爲會檄行。道遠力緜。行止殊未能決。更俟後報如何。得彥忠兄書。云奏事之請不遂。即不果去。若先生歸屏山。當遂前約否。則又未知見時也。杜門獨學。近亦得數朋友。但不得數數相聚。如與兄在茅舍中耳。擇之丈歸未有動靜否。擴之兄爲況如何。偶寓先墳。未及拜二兄書。會次煩致鄉仰意。廬陵書信。遞去良久。旦夕雖有回訊。當得尋便納往。景陽書向說比亦收書。看周禮甚有味。亦作書挽其歸。恐遂爲廬陵人。未可知也。或問草嘗收下十卷。上數卷多脫誤。後便附去。書籍並在家中。此价速行。未及納去。淵源錄尚

未及寫紙。蒙惠甚感。但本託致少許。遂爾相溷爲愧。榦山居旬餘。頗有清樂。去兄亦不遠。恨不能即款聚也。

比收先生書云。看書一過。頗有省發。因得讀書訣云。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玩味。切己省察。敬錄呈。

陳士直字彥忠閩清蓋平里人。許子春字景陽泉州同安人。

復饒伯輿魯饒州餘干人。

榦諸況如常。杜門讀書。所恨者朋友可與講習者難其人耳。病軀支離。度不可復求友於四方。來諭爲學之方。語意極端正精實。近亦頗覺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功。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慾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知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則雖曰學者之衆。而適足以爲吾道之累也。中庸之書。首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賢所以教人之旨。戒懼以致夫中者。居敬之謂也。謹獨以致乎和者。集義之謂也。致中和。豈非檢點身心之謂乎。智求知夫

此者也。仁、行夫此者也。勇、勉夫此者也。亦不過求所以致夫中和者也。如此而加之以誠。則眞知實行。而其勇不可及矣。故學者立心。便當以持養省察爲主。至於講學窮理。而持養省察之意。未嘗少懈。乃所以使吾敬愈固而義愈精矣。不以持養省察爲主。而曰吾惟講學窮理者。皆務外者也。來諭以義以方外。爲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似便以是爲格物致知之事。竊嘗謂古人敬義兩字。且就念慮上用功。敬是持養此心。而欲其存於內者無不直。義是省察此心。而欲其應於外者無不方。居敬集義。乃是要檢點自家身心。格物致知。乃是要通曉事物道理。其主意不同。不可合而言之也。又謂貞者萬殊之所以一本。元者一本之所以萬殊。如此。則亨利兩字。又當頓在何處。一本萬殊四字。朱先生於一貫處言之。以其一。故曰一本。以其貫。故曰萬殊。一以貫之。以此之一。貫彼之萬。故忠爲一本。恕爲萬殊也。今欲以四德言之。則利當爲一之始。貞當爲一之終。元當爲萬之始。亨當爲萬之終。自亨而利。則由萬而趨於一。至於貞。則成夫一也。自貞而元。則由一而趨夫萬。至於亨。則成夫萬也。似此方始無病。此又窮理之不可不察也。大抵講學命詞。易得有差。治報草草。未能無病。恐有所疑。往復爲幸。要之朋友篤實用功。實難其人。惟契兄勉之。吾道之望也。

承聞教授閭里。向道日篤。不勝敬歎。榦承晤之日淺。每見明父極談操履純篤。趨向堅正。未嘗不矯首興懷。恨不得朝夕奉從容也。先師棄諸生。微言不絕者如綫。向來從游之士。本無以身殉道之志。一旦失所畏慕。則汨沒於利欲海中。鮮有能自拔者。後來者習聞其說。亦未有卓然興起者。故所望於師魯明父者。

不啻飢渴也。承諭以讀春秋大義。頃見朱先生亦然。以爲全無意義。只是直書。則其間亦有曉然若出於聖人之微意者。若如後世諸儒之說。則又失之穿鑿太甚。先生每戒諸生以未須留意。蓋以爲非理明義精。不足以與此也。西銘之說。其大意固是如此。但自民吾同胞。顚連無告亦不可。但以爲見其爲天之子。自人及物。各盡其愛。自上及下。各得其宜。是仁之道。而天理之當然也。又豈特于時保之以後。方爲樂天畏天哉。五行之說亦多未曉。生之序。行之序。頃亦欲作一樣說。後思之恐不然。生則先水火而後木金。行則先水木而後火金。恐是不易之論。所畫圖亦恐不然。不若且祖前輩之說。未安者且闕之也。此間絕難得朋友。近亦有五七人肯向學。未知久久如何也。榦老且病。近亦謀山居。庶得安靜。不復有四方之志。亦未有承教之日也。

榦諸況如常。無足道者。明父能具言之。明父兄此來。說足下之賢不容口。明父志氣高邁。非妄許人者。以是深恨相知之不深也。朱先生一生辛苦。盡取洙泗濂浴之學。爲之解剝而發明之。如大明之中天也。學者志氣卑狹。守章句者。不知存養之爲切。談存養者。不知玩索之不可緩。各守一偏。於先生之道卒無得焉。甚哉。大義之將乖。微言之將絕也。足下與明父當任此責。使先生之道將微而復振。莫大之幸也。榦老且病。雖志學之心益苦。而氣不足以配其志。徒自歎矣。惟以勉旃爲禱。

榦舊苦痰嗽。今夏於小腹之右。氣滯成癖。遇嗽痛掣。至今未愈。終日塊坐。雖讀書之志甚切。而精力已不逮矣。潮陽之命。亦以老病不容不辭。再上之章。適值都城失火。至今未下。然決不敢復出矣。此間今歲卻

有朋友數人相講切。其間亦有一二可望。乃知向日朋友講習不甚切痛。以至後來多不得力。須是切己用工。若只是辨論辭章。恐終不濟事也。此事甚長。恨不得一見相與極論也。

復趙立夫

斡伏承別紙之諭。以讀禮之暇。不廢講學。此正立身行道以顯揚其親之大務。顧斡何足以知之。然自老來閒居。益知學問至重至切。苟生而爲人。不知義理。則天之所以與我而謂之人者。亦已昏塞廢放。頑而不靈。無以自別於物矣。及其周旋斯世。自少至老。紛紛擾擾。不過情欲利害之間。而無復義理之準。及其甚也。則三綱之淪。九法之斁。將亦何所不至哉。若其所以爲學。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四語者。無復加矣。其間曲折詳密。則未能詳布。亦與朋友熟講而力行之耳。伏承下問之勤。不敢不告。僭帥皇恐。尙冀亮之。

復林自知

承下問以心無據依。頃於石門與賢者語經旬月。每見記誦甚富。輒以不是見答。似未以鄙見爲然。今乃知其無所據依。此足見高明進德之驗。吾道不明。且數千年。程張始闡其端。晦庵先生爲之大振厥緒。今此書此語滿天下。然無所據依之病。豈惟自知爲然。蓋有同堂合席。終日問酬。退而茫然者多矣。僕固不肖。竊誠痛之。孔門之求仁。孟氏之求放心。所求何事。顏子之不違。曾子之忠恕。所學何義。及其參前倚衡。左右逢源。所見何物。參諸天命之賦予。驗諸吾身之稟受。察諸日用之流行。蓋有操之甚約。用之甚博。而

不可須臾離者。人心據依。試以是求之。蓋有所謂躍如而不能自已者矣。自知資甚敏。見甚高。然察未而不求其本。見表而不由諸裏。如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乍生乍滅。乍長乍歇。校之世俗之流蕩汩沒。則相去遠矣。然師門寂寥。微言將絕。朋友之所望於自知者。則不但若是而已。幹嶽祠必可得。自是歸老武夷。以卒所學。自知抱所有以游於今之世。未必能有所合。若能卜鄰於武夷之下。相與切磋以張斯道。則僕死無憾矣。漢卿丈歸。試商確之。卻以見教也。

與張敬父書 元簡

自契兄之行。所與往來者。趙司直一人耳。契兄逐逐里巷間。人固知其賢。而未知其所以賢也。善觀人者。要當知其大者。人豈易知哉。以故僕之所望於執事。誠不敢以流輩並也。然鄉閭風氣淺薄。不賢者不足道。賢者往往量狹而氣輕。量狹則易足。氣輕則不能任重。人莫不知聖賢之可慕。道德之可貴。曷嘗有一人終日慊然常有不足之意。慨然常有必至之念。因循歲月。終其身爲常人者。狹故也。小才小慧。殊不足道。稍足以異於流俗。便沾沾自喜。識者視之。政可一笑。只此意思。隔了多少好事。此無他。輕故也。區區之愚。更望契兄於公事之暇。掩關靜坐。常以舜何人予何人自省。便如適遠鄉而思見父兄。更以聖賢經訓深自玩繹。不宜虛過歲月。今年只是這人。明年亦只是這人也。又看自古聖賢到處是如何。今吾之所有處是如何。相去幾千萬倍。方知平生所有皆不足道。以此自省。深沈靜默。異日結裹爲世間第一流。此區區之至望也。無由面言。未知是否。亦足見拳拳愛望之切。

四郎來聞爲況之詳。武伯至又承惠書。感感。但四郎具言體候不安之狀。殊令人慮。榦生平所在守官。不顧身命。其所管榦之事。全不是緊要。只是見世人全不肯理會。故心下不平。須要理會。今思之。全不濟事。然榦素貧賤。耐辛苦。故亦不覺其勞。便遭大病。如嘔血數升。亦能保全至七十歲也。今左右本是膏粱。只是天資高。脫去世俗之鄙習。然肌體重大。不耐勞。亦復不顧辛苦。大恐非所宜也。但倣得一尉。十分稱職。亦濟得甚事。榦之所深慮者。歸鄉兩年有餘。偏閱朋友。無一可人意者。其可與語者。李隨父、陳儀父耳。其他難言也。然陳李亦天資醇耳。恐未必堪跌撲。故每與相識言。且煩於鄉里尋箇張敬夫樣人。則久而無對。非敢爲諂也。實是無第二人。然亦天資高耳。人之難得如此。又豈可輕試於一尉耶。更宜千萬謹重。此皆非高上語也。榦已得予祠之命。父兄之爲子弟謀。不過如之。自此可以無飢矣。春夏間晴和。或可約朋友相會於峽之間。若非官路。只是隔溪。有小寺相聚三五日亦佳。卻旋謀之也。宋某者、人品之最賤者。頃在臨川。渠來相見。不知其人。姑收接之。記得許多言語。便每書來求薦於鄉之守令。後聞其持此以徧謁諸路使者。此人之最無恥者也。若此等人。又復收拾之。則吾之符水亦不靈矣。但當斥絕之。庶使堅苦向學。不求名利者、氣亦有所伸也。左右乃以爲賢。姊夫之薦爲重。必欲周旋之。使賢姊夫薦一盜跖。亦復周旋之耶。人心不正。大類如此。可歎也。此人視盜跖亦恐無異也。公晦禮書已寫畢。更俟月末楊志仁來。即附去。

復李隨甫書 晦

伏承示及論語疑義。觀左右之用心。可謂甚苦。舉世方汨沒於課試之文。乃能留意於聖賢之書。而又思索精勤。雖未能盡合聖賢之本意。然亦豈鹵莽於學者所能及。未及識面。便承寵教。不勝敬歎。但學以爲己。聖賢所言。無非教人自修之實事。更須尋求聖賢本意。玩味而自得之爲佳也。榦一去鄉井。十有五年。投老來歸。百事非舊。朋友淩凋。每興索居之歎。反覆來求。眞所謂空谷足音也。偶以事冗。輒先以十篇所疑者求教。陳子昭亦云未及相識。容訪高隱。卽圖請見。草率。幸亮之。

答梁寧翁書 祖康

榦承惠書。且言年少不謹。頗以自悔。今歲華峯朋友中。深愛賢者與曾成叔之沈靜縝密。可與共學。每於稠人中昌言之。又問目中亦隨其是非爲之去取。亦衆所共見。想其間不無相忌者。而追咎其已往之愆也。近復見賢者廿心於寂寞之源。志愈篤而情愈親。故其爲說愈熾耶。世俗之薄。一至於此。韓子所謂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也。頃亦見林某一再言之。亦不過付之一笑。便使賢者年少自陷於子弟之過。一旦翻然改悔。而欲爲善。顧亦何所不可。而必欲嫉惡之耶。又以爲恐有志於學者。因是而不來。其說尤可笑。果有志於學。又豈以其徒之未善。而遂不來。榦亦何賴於學者之必來。而多方遷就以召致之耶。其褊心狹量。切切然求人之陰私而誅責之。自以爲足以訐人之過。而自陷於陰險禍賊之中。而不自覺也。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馬之踶齧者。或可以致千里。低首帖耳。安知非駑駘下乘耶。善之與惡。一反手之間耳。天下亦安有不可爲善之人哉。惟賢者深自改悔。克己自修。繼今以往。凡吾所以

施於家庭、施於宗族閭里者。各盡其道。博學篤志。以靜觀天下之理。亦豈不足以收之桑榆。而徒聽夫紛紛之議哉。兩日正以不相見爲懷。諸子以爲閣政之病頗篤。不知今又何如耶。草草幸亮之。

復李汝明書 鑑

中間獲奉款晤。切觀志尙。大非世俗所敢望。深用歎服。顧相別恩恩爲恨。人來承誨字。感慰。承諭敬義之旨。蓋人有此良心。良心者。虛靈不昧。具萬善而應萬事者也。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賢之所以爲聖賢。亦只是靠著此理。物之感人。而人之好惡無節。此心旣無主宰。則逐物流轉。所具之善旣不行。而所應之事亦悖謬。而無所不至矣。此敬義之訓。自成湯制事心。與太公所陳之丹書。以及大易文言之旨。上下千餘年間。同出一意。其垂教後世。至精至切。爲學而不由乎此。則支離渙散。昏惑紛擾。未有得其門而入者矣。直內方外。本是兩項工夫。直內主心。方外主事。敬是收斂精神。使存於心者無邪曲之擾。義是裁度事宜。使應於事者無偏詖之病。然敬該夫動。則方外者乃敬之流行。義主於心。則直內者乃義之根本。則二者未嘗不相爲用也。要之。學者自當各用其力。此心所存。無一息而不敬。至於應事接物。則又當裁度而使之得宜也。承嗜學之篤。下問之勤。故輒詳及之。幹老病益侵。辭免之章。再上未報。不能者止。自當固辭也。

九經之會。數十人而未止。亦盛矣哉。其規模如何。後便望示及。

閒居玩理。想不爲無見。顧衰晚。益覺爲學須是驗之於心。體之於身。見得天理漸復。人欲漸消。方是有得。若只是將言語說過。皆不濟事。更宜勉之。幹兩三月來。嗽疾不止。腰腹之間。結成痞塊。意思極不佳。足下

果有意於學。千萬一來。與此開朋友相切磨。方見底蘊。不然。書問之來。倦甚不能悉報。無益也。

榦衰病如常。無足道者。理義無窮。歲月有限。祇益懼耳。足下年少才俊。於前修格言。記誦如流。揮灑盈幅。蓋有世俗老儒一生辛苦所莫能及者。博文約禮。古人爲學。不過如此。然博文而不約之以禮。或文雖博、心淺近而漫無分毫知識者。則去相遠矣。秋水方至。百川渺瀰。霜降水涸。涯涘自見。更冀勉之。問目兩卷已草草答去。楊慈湖文亦已一觀。有德者之言也。惜乎其不純乎聖賢之學也。病倦不暇縷縷。

與曾文仲魯仲

山居閒靜。若不至大段窘束。且宜閉門讀書。縱未能忘應舉。亦宜以一經窮研。少讀精思。博諸說以求其當。其中自有會於吾心。可以受用處。不但徒鑽故紙。涉獵浮汎。卒無所有也。賢者以爲如何。每與家兄語及昆仲。病在志氣不立。未免於隨俗浮沈。此爲大害。更幸思之。先墳望垂念。游子遠方。不勝松楸之懷。

忽得建陽書。疾驅以來。至建寧、聞先師已下世。苦痛不可堪。勝哲人其萎。微言將絕。不但爲二十餘年恩愛之私也。榦於諸生中私恩最厚。當執心喪。加緦服三年而後歸鄉閭。書會不可復集。但石粟諸友相愛之至。兩年相聚。雖於其德性上亦麤覺有益。而學業全未成倫緒。是使人不能無愧也。方欲今歲大與整頓。不意至此。奈何。六三哥宜一來相慰。老先師臨終之書。尙拳拳及之也。季亨武哥不知可以一出否。最可惜是朋友皆謹愿有志。一兩年不相見。恐遂廢耳。

與葉雲叟書士龍

暇日千萬莫廢讀書士人惟此可以立身不須管閒事議論人物徒生悔吝不若閉門自修之爲妙也吾友以妙年能力學自守爲異鄉之人所信向殊可歎服更幸勉之朱先生諸書宜勤讀而所謂求放心者尤宜篤於用工人生萬善具足只要在人持守若只講說得不濟事也吾友雖貧可以麤足不可太柔弱反爲人所淩辱常使在我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乃佳庚四哥更望勤教誨之四郎情性比舊差勝只是輕儇浮靡之習難除做工夫不勤苦好閒講度日亦望與之切磋也幹歲晚又匆祠若得歸便灑埽精舍不復與世交矣雲叟以隻身任仰事俯畜之責誠不爲易依本分教人子弟以活其家此最爲上策但亦須自治讀書爲文令有教人之具又須專心致志以思所以教人之方則書會庶可以長久也家間諸事麤遣諸子未免嚴治之如此一二年亦稍成人家新歲書館有定所否士人只有此科可入外此皆是非義今人只見攜書走四方得錢差易故往往舍館地而事干謁不知此與乞人何異豈有士人而甘爲乞人之所爲乎館地不須較所得之多寡但得安身且勤於教子亦不患無人見招暇日則且勤讀書以爲根本其他皆非所當用心也

忍貧讀書切己進學爲祝老病日甚恐未必復相見若稍健則來秋當一至唐石也蔡一哥相見爲致意鄉曲書館可以接續子弟得所矜式事親治家往來良便如是足矣惟閒居更益寓所學爲佳讀書向道乃終身事不可自廢也幹老益甚病益加奉祠得閒莫大之幸亦有朋友數人可以講習若得先師之道有傳則死且無憾矣橋記鋪敍已可讀更容潤色卽以奉納也

答或人

人來承誨字。陳義甚正。三服敬歎。安得此賢者之言哉。豈亦周游四方。歷變履險。加之師良友賢。聞見浸廣。陶冶詩什。吟詠情性。乃能進益至此耶。頃亦嘗屢進說於尊丈之前矣。或人有云。榦與令叔爲黨。紿令尊丈莫遷。以遂令叔先移之計。假使令叔先移。於尊丈亦何損哉。吾爲兄長而弟先移。吾據中堂自爲家主。人雖有異議。我亦未嘗有毫髮之損也。榦與二賢父相處三十年。未嘗有一語相失。握手相追逐。無嫌隙相猜疑。年來卻覺文至而實不孚。貌親而情不隨。只緣兩房互相爭競。故區處其間者。易使人有黨比之疑也。往年先令祖違世之後。令叔數過家閒商量事。榦或過宅中。則令叔不來商議。或是答人書。或是喪中禮數。則或人便謂榦與令叔黨。尊丈多過舊里。榦亦數數褰被同寢。情意頗密。夜半睡醒。則談話達旦。又安知令叔不以榦爲黨尊丈耶。榦無能之人。縱有偏黨。亦何足道。但三十年親故。而皆不得用其情。終日相對。如畏秦人偶語之禁。亦使人怏怏不樂也。今因來諭。請痛言之。且說移居之計。是何義理。古人兄弟同居以相親。今乃移居以相避。一不可。兩房各異居。不知置孤寡於何地。二不可。先令祖締構之難。死肉未寒而棄之。三不可。家廟書籍。使誰主之。四不可。尊丈移此來。猶有可諉者曰。田園僕役之便。令叔移入城。又何說耶。城中士大夫日相嘲毀。吾乃自揭其短。使人得而議之。所損多矣。五不可。先令祖家人以爲禮法之窟。今乃喧爭至是。六不可。前途仕宦。各欲寸進。今乃自暴其短。七不可。犯是七不可。而此利彼害。猶不可爲。況此之移不足以害彼。彼之移亦無損於我。又何必曉曉如此哉。二賢父年各四五十矣。

孤寡之餘。所最親者。孰如兄弟。今乃相視如路人。因小忿而棄懿親。有人心者。能無惻然於中耶。先令祖平日艱難爲子孫計。今雖已歿。而英靈魂魄猶在也。吾晨起焚香而拜之。退而喧爭厥聲載路。在廟之靈。其能安乎。吾親友近聞頗工於詩。精細讀棠棣之篇。而歌以諷之。庶其有感乎。此則二賢父之所未深思者也。若二昆仲。則亦當自省。棣萼爲鄭成叔作怡閑記。因辨叔姪二字。叔伯云者。猶今人謂三月爲孟仲季也。呼春者必須曰孟春仲春季春。未有捨春字而但言孟言仲言季也。古人以爲父之兄弟。皆吾父也。而有少長之分。故呼父之兄則曰伯父。呼父之弟則曰叔父。猶曰大父小父。今人呼叔伯而去父字。則全無義理矣。儀禮子夏曰。傳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則姪者。姑呼其兄弟之子之名也。古人視兄弟之子猶子也。故亦以子呼之。今乃謂之姪。則失之矣。自兄弟之子不呼叔伯爲父。則不知敬其叔伯矣。自叔伯父不呼兄弟之子爲子。則不知愛兄弟之子矣。今覩賢昆仲略無親敬賢叔父之心。而間有相悖相侮之意。胡不反而思之。彼乃吾父之同氣。同出於吾祖者也。今而悖之。是悖吾祖吾父也。今使一哥之子悖二哥之子。復悖一哥二哥。其能忍乎。今請賢昆仲深思此言。敬謝過於賢叔父。朝夕起敬起愛。則賢叔父亦須感動曰。吾兄之子敬愛於我如此。我又安敢復悖其兄耶。名賢之家。弟悖其兄。兄之子又悖其叔父。下至婢僕之屬。亦得以謾罵其主之兄弟。所謂詩禮安在耶。棣萼謂世間惟有樹木。可以觀人家天倫之屬。木之根。卽吾之祖吾之父也。析而爲兩榦。卽兄弟也。又抽而爲小枝。卽子孫也。爲子孫而不敬其祖父。是自伐其根也。一榦獨盛而一榦枯。是兄弟相摧殘也。小枝之有盛衰。是子孫有異心也。今有木焉。自本根至

枝葉翁然茂盛而無尺寸之枯人必皆以爲木之美者也使一榦一枝獨枯則彼之獨盛者亦不得爲全木矣人家何以異此而乃自相摧殘耶榦衰晚不才辱先令祖知愛爲最厚中心誠不能忘二賢父及賢昆仲也苟有可以效忠者無不願盡其心焉故因來教之及不勝喜幸而發其狂言幸因此心而充廣之知我罪我惟執事者實圖之也

答黃伯新

榦諸況如常無足言者但旱勢已成無可救者所幸於將旱之際急糴得米二萬石前任充積亦有二萬石接續發糶亦不至大段空乏也自覺衰老倦於應酬亟上匄祠之請不蒙俞允匄祠未允當此苦旱難於再請前面歲月無幾學之不講爲可慮也伯量諸人亦已歸矣此間亦難得朋友講習也來教數條推測皆當自頃在臨川每見賢者所剖析義理皆明白詳審第恐於自己身上工夫有所疏略此事須要直下承當勇猛精進若只說過不濟事也敬子李兄信道甚篤志學甚勇朱先生之門少見其比足下無衣食之累數往訪之爲益多矣朋友難得更宜勉之

建寧社倉利病

竊見閩中之俗建寧最爲難治山川險峻故小民好鬬而輕生土壤狹隘故大家寡恩而嗇施米以五六升爲斗每斗不過五六十錢其或旱及踰月增至百金大家必閉倉以俟高價小民亦羣起殺人以取其禾閭里爲之震駭官吏困於誅捕苟或負固難擒必且嘯聚爲變往者里之寄居有憂其然者遂請於官

得米五六十石。賑貸於其里。計其口數。給以五月。至冬而輸。取息二分。日增月益。粢數千石。米日益多。所及益廣。謂之社倉。其後他郡縣亦有倣而爲之者。鄉民五六月間。坐得一月之糧。一月之後。早禾已登場矣。是以米價不至騰踊。富家無所牟利。故無閉糴之家。小民不至乏食。故無劫禾之患。二十餘年里閭安帖。無復他變。蓋所以陰消潛弭之者。皆社倉之力也。數年以來。主其事者多非其人。故有鄉里大家。詭立名字。貸而不輸。有至數千百石者。然細民之貸者。則亳髮不敢有負。去冬少歉。使趙公行部。豪猾詭名之徒。所逋甚多。恐無以償。遂鼓率陳詞。乞權免催。趙公遂從其請。而細民善良者。亦觀望而不輸矣。所在社倉。索然一空。今歲五六月間。鄉民遂失常年社倉所貸一月之食。其勢不得不奔走告糴於大家。大家利其告糴之急。遂索價愈高。至於百八九十金。而無可糴之處。較之常年。則是三倍其直矣。由是細民之艱食者。百十爲羣。聚於大家。以借禾爲名。不可則徑發其廩。又不可。則殺其人而散其儲。居民皇皇。爲之不安。崇安一鄉大家。相率逃避於州縣者。不可勝數。人情如此。誠非小故。雖國家法令嚴密。不敢有變。而患生不測。可爲深慮。若社倉之制自此而廢。則嗣歲之憂。誠未艾也。爲今之計。莫若行下本路監司。委官早行措置。去歲之逋。必有索之之道。積年之弊。必有革之之方。使社倉之制既復。則建寧之民可安。事雖若微。所關甚大。不可不熟慮。不可不早圖。

銘

醳牀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

陶器銘

一線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

升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慊。太溢則傾。誰謂剖斗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於嗇。其與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黃勉齋先生文集卷之五

記

楊恭老敬義堂記

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已具其根於心也未發則爲仁義禮智之性已發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其施於身也則爲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其見於事也則爲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百行之當然者是其稟賦之初內外之分固莫非天理之所具然少有不謹則人欲得以間之合乎天理則順直端方而無邪曲偏詖之累人欲間之則反是矣是故存養省察於幾微之間其惟敬義乎主一之謂敬合宜之謂義主於一則思慮不雜天理常存而內直矣合於義則品節不差天理常存而外方矣內直外方則所謂具衆理宰萬事有以全吾心本然之妙矣坤順也二中也以六居之正也順理而中正直方之義也聖人推原其所以然者而爲之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示人之意切矣學者其可不務乎長溪楊君通老致其兄恭老之意曰吾嘗以敬義名吾堂日與吾兄弟諸子講習乎其中子與吾弟交最厚其爲我言其意辭謝不敏而通老之請益堅吾與通老從游於夫子之門二十年矣通老長於吾十年而首與之交相好也通老溫厚質實信道甚篤余未及識恭老而通老以爲不可及其亦賢者歟以昆弟之賢而朋友之契以切磋之義責於予予亦安得無言

耶。予維楊君亦既深知古人爲學之要矣。兄弟諸子。藏修游息於斯堂之上。端居靜慮。斂襟肅容。深維其義而藏諸中。察諸念慮之隱微。驗諸事物之雜揉。使此意常存。無少間斷。則大易之旨。固已不占而有孚矣。余老矣。無所歸。亦將裹糧而前。歷階而升。以聽楊君兄弟之教也。於是乎言。長樂黃榦記。

鄭次山怡閣記

怡閣者。象山鄭君次山之家塾也。以怡名。取夫子答子路問士之意也。紹熙二年冬。閣成。以書藏之。帥其子若弟之子羣居而肄業焉。明年夏。命其子遹成叔來告曰。願有記。榦於鄭君未嘗有一日之雅。而已竊聞其有長者之風矣。及觀成叔之爲人。襟度夷曠。智識閎爽。則又知君之施於家者。信可書也。遂不辭而言曰。自顧竊慕擬之學可苟富貴。而孔氏詩書。遂爲無用之具。其聞博聞強記者。亦不過騁譚辯。誇文章。而於古人之學修身及家者。漫不復講。今君教其諸子。而首欲其篤於兄弟之愛。可謂審所輕重。而不惑於流俗者矣。蓋五典者。天敍之常理。人道之大端也。析而言之。則君臣夫婦朋友者人之屬。而天屬之親。惟父子兄弟爲然。其四肢百體。皆一氣之所生。其入孝出弟。爲萬善之根本。則兄弟之義。可不爲重乎。古之稱其從父者曰世父叔父。從父稱之則曰兄弟之子。後之稱其從父曰伯叔。而父之義始不明矣。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而世率以姪稱其兄弟之子。則是不以子待之也。父之兄弟與夫兄弟之子。猶有父子之稱者。以其同出於一氣也。則從父兄弟。豈不猶吾之兄弟乎。所貴乎士者。以能深明其同氣之義。而不識其天性之至愛耳。若夫利欲膠固。橫目自營。一室之內。乖離鬬很。則雖通今博古。高談天人。而亦何足爲

士哉。此亦君子所以爲教。而獨有味乎夫子之言也。君之諸子居是閣也。仰而觀焉。俛而思焉。知君之待兄弟之子如己子焉。則吾之處乎兄弟者。其則不遠矣。利欲之私。豈足易吾天性之樂哉。而又廣而充之。至於天典民彝。各盡其道。則於君子所以爲教者。可無負也。此邦之人。聞君之教。其諸子者若此。則過君之居。履君之閾。孰不自歎夫流俗之薄。而陰革其乖爭之習乎。幹嘗東浮大江。躡雲門。跨石龍。以望所謂象山者。其巖谷嶙峭。風濤洶湧。甚可愛也。異日尙當從君怡閑之上。觀君之施於其家。以及鄉人者焉。君亦坐予而薰沐之哉。乃爲之記。不惟以見君之志。亦以自警云。五月壬辰朔。北山黃幹記。

劉正之遂初堂記

始予識劉君正之於屏山。正之年方十六七。予意其貴顯已三世。綺襦之習。聲色之樂。軒冕之味。必有以動其心成其質者。已而觀其貌。聽其言。察其行。則褒衣博帶。執巾芒履。不見其瑤環瑜珥也。左圖右史。吟風咏月。不見其粉白黛綠也。高談抗論。動與世忤。不見其脂韋嫵媚。與波上下也。予退而歎曰。富貴人所欲也。彼豈異於人哉。所謂居移氣養移體者。果足信耶。抑其年少氣銳。久而遂變也哉。自是以來。與之交日熟。情日親。即其新以考其舊。蓋有甚焉。無不及也。其後予以禍患摧折。退歸故鄉。而正之方馳騁東西。爲諸侯客。蓋不見者十有餘年。既而聞其以憤世嫉邪。斥辱權要。罷歸田里。其先公之賓客有顯國秉者。其先太夫人之親族有屬中宮者。宦游之交好有爲天子之耳目者。宜若可以自白。且彈冠矣。親故愛正之者。亦率以是勉之。而正之偃然而不應。日與親朋彈碁賦詩。蒔花植竹。蕭然若將終身焉。予又退而歎

曰是其天資之美不以外物累其中者也是眞能不負其初心者也此古之有道者之所難而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癸亥之秋予復訪正之於屏山正之與予言曰予少時嘗以遂初名其所居之堂晦庵朱先生嘗爲予書之子能爲我記之乎予曰若先生固望以遂其初予固有以知子之果能遂其初也富貴之毒人也甚於鴆惟其嗜之美也而其毒愈深蝍蛆甘帶鴟鴞嗜鼠彼豈知爲臭腐哉播閒之餘嗟來之食蓋有妻妾之所泣乞人之所不屑者而士大夫不顧廉恥而冒求之今子生於公相之家狃於富貴之樂而能遺外聲利不改其度如此是豈不甚可敬哉雖然子之初亦既遂矣吾請卒言其所謂初者子其爲我聽之天地之初太極是也人物之初性善是也聖賢之初赤子之心是也人其能遂吾之所謂初者乎子能遂之則子之家之初忠烈如延康勳業如少傅道德如屏山備前人之美發揮而光大之如忠肅者子皆有以遂之矣正之曰某不敏敢不敬盥夜以承子之教因書其本以爲遂初堂記七月朔旦長樂黃榦記

家恭伯重齋記

眉山家恭伯名其讀書之齋曰重取夫子不重則學不固之義屬榦記榦竊聞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爲本而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格物致知又以居敬爲本焉先儒論居敬之方則曰主一之謂敬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整齊嚴肅夫子所謂重而又居敬之本也容貌之莊言詞之謹非致飾於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輕淺浮躁其中可知矣何以究此理之精微存此心之純一哉世之學者溺

心於文詞功利之末。固非大學之所當務。志於學而不得其要。則又捨近騖遠。憚拘檢而樂放肆。其於學亦豈能有得耶。恭伯負奇才。據讜論。擢高科。守其家學之傳。汲汲然以讀書講習爲事。而又必以重爲先。可謂得爲學之要矣。然則以弘毅而任斯道之重。以斯道而任天下之重。亦由是而益用力於大學之道而已。恭伯勉之哉。恭伯名抑。今爲嘉定府學教授。嘉定辛未長至、三山黃榦記。

安慶府新建廟學記

聖人之道。與天地並。學校之設。以明道也。夫陰陽五行。發生萬物。而太極之妙。周流不窮。凡囿於造化之內者。鈞稟是氣。則鈞具是理。人爲萬物之靈。則受中以生。純粹至善。而日用常行。各有當然之則。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適而非此道之寓也。聖人參天地以立極。既爲之發明其蘊。而經理斯世者。又設爲學校以教之。上自王國都。而下至里閈。蓋將與一世之人凡有血氣心知者。莫不周旋涵泳於吾道之中。顧安有遠近內外之間哉。龍舒爲郡。自周之初、以國著名。其沐文武成康之遺澤舊矣。其地城距天下之中。王者故都千餘里。風氣所鍾。正朔所及。古男服之國。其山川之勝。扶輿磅礴。泓澄演迤。爲兩淮絕特之觀。其習俗質樸而渾厚。其奇才秀民挾策讀書者。彬彬也。而郡之學獨簡陋弗稱。叅數十百年。莫有過而問者焉。蓋自衣冠文物萃於東南。仕於淮者。咸以爲遠且外。化民成俗所當急者。反緩之。吾道之大。寧若是耶。考之圖志。自唐有夫子廟。學之始建。獨闕弗載。舊學在今學之北。政和間、改爲今地。紹興初、既廢復興。其後或增或葺。大抵因襲簡陋。非有意於崇學校美教化也。嘉定壬申、右史舍人直龍圖閣張公來守是邦。

進謁先聖。退而歎曰。若是其隘也。閱武之地。迫於學宮。非所以右文教也。徙置他所。而學之地始闢。則又歎曰。若是其陋也。肄業之齋。環於廟殿。非所以尊先聖也。更規諸齋於所闢之地。而廟之制始嚴。右廟左學。位序既定。凡屬於廟者。首建郡守齋廬。以肅祀事。既又考諸鄒兗二公以及從祀坐向等級。率謬不應古法。以侍講朱文公先生所定新儀悉釐正之。郡之先賢與周程三先生舊祠學門外。至是遷之。以亞從祀。凡屬乎學者。則北爲傑閣。以藏宸翰。閣之下爲師生燕見之堂。堂之北爲教官齋宿之舍。列六齋以及學職之位於東西兩廡。其南有軒。軒南有池。池上有亭。爲游息之地。其外爲射圃。深廣崇嚴。耽耽翼翼。規模之壯。東南之郡莫能過也。材取於在官之竹木。工取於在學之佃夫。邑之寓公聞遣助焉。與是大役。民不知也。既以學前官池與官田若干畝。廣贍學之廩。又以白沙魚池歲收粢千緡。以待士之貢禮部與喪葬之不能舉者。賑而周之。廟學之支傾補漏。亦於是取辦焉。嗟夫。公之加惠於此邦之士厚矣。此邦之士鼓篋而來。攝衣而升。入乎廟。瞻聖賢之儀容。以繹其曲訓。處乎學。聆師友之講習。以考其德行。道義之著見。躍如也。又能存養於齋莊靜一之中。省察於念慮起居之際。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則道在我矣。積習既久。風俗日變。雖鄒魯可也。孰謂衣冠文物。獨東南之爲盛哉。公名嗣古。直寧人。蚤以實學登顯貴。刻意於道。以己所得。欲人皆然。其守舒尤以教化爲先務。未暮年。政成令孚。百廢具舉。廟學之建。視他郡爲最鉅。既訖功。以府學教授趙汝遂之請。屬幹記之。竊惟舒之先賢有文翁者。興學於蜀。人化之。漢史既傳其事。千餘年間蜀之名公項背相望。猶相與言曰。此文之教也。公能視舒如蜀。舒之人豈不能以蜀

自視公如文哉。豈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而太史氏失其傳哉。遂不敢辭而紀其本末。侈公之德以厲舒人。使來者有考也。學成於癸酉十月之庚子。董其役者、懷寧尉范楷。兵馬都監鄭選云。後十日、具位黃榦記。

徽州朱文公祠堂記

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於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敍。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生而榮。死而哀。秉彝好德之良心。所不能自已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文公、徽人也。其歿也。徽之士相與言曰。公之系茲土。吾郡之盛事也。卽郡之學、繪而祠焉。太守趙君師端至。視其祠褊且狹。不足以稱邦人思慕之意。改斁於講堂之北。且屬榦記之。竊惟自昔聖賢之生。率五百餘年而一遇。孟子既歿。千有五百餘年無聞焉。考其世系。則又皆中土之所生。而南方則又無聞焉。歷世之久。輿地之廣。其間豈無閎博俊偉之士。而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至我本朝周程張子既相望於一時。而文公復興於未及百年之後。周子既生於春陵。而文公復生於新安。豈非治教休明。文武周浹。天運之所開。地靈之所萃。曠古之斁見。而一代之極盛者歟。秦漢以來。斯道晦蝕。天理不明。人心不正。事物當然之則。昧沒而不彰。方策不刊之訓。殘闕而將墮。周程張子既推明其大端。而傳訛襲舛。浸失本眞。迨我文公稟高明之資。厲

強毅之志。潛心密察。篤信力行。精麤不遺。毫釐必辨。至其德盛仁熟。理明義精。歷代相傳之道。粲然昭著。故雖窮鄉晚出。亦皆知有聖賢教人之旨。然則公之生於世。有功於斯道大矣。至公之歿。海內之士。莫不嗟咨涕洟。失所依歸。而況生長於公之故里者乎。宜其思慕不能自已。趙君大其祠宇以慰其心也亦宜矣哉。雖然。思其人。不若尊其道。慕其迹。不若師其心。今公之書。既家藏而人誦之矣。惟不爲習俗之所遷。不爲利害之所誘。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則雖越宇宙如親見之。道之明且行。世之安且治。可翹足也。此當世之所宜共勉。徽之士其可無以勉之哉。師端與其兄弟。皆從游於文公先生之門。故其爲政。知所先務如此。堂成於嘉定七禩八月。董其役者歙令孫某。十月朔。門人黃榦記。

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記

嘉定八年冬十有一月。漢陽軍學五先生祠堂成。郡假守長樂黃榦。帥其屬與在學之士。諏日而舍奠焉。郡文學金華潘衍與其諸生合詞而請記。竊惟成均之法。合國子弟擇有道德者使教焉。歿則祭於瞽宗。謂之先聖先師。國無人。則取諸其鄰與其鄉鄰。而嘗游宦於其國有善可紀者。亦祀之。若孔子孟子及其門人。則又不必其鄉鄰游宦。而祀典所秩。通於天下。此學校之所同。未有能易焉者也。漢陽爲郡。訪之於學。常祀之外乃咸無焉。其江山之勝。習俗之微。禹功文化。載於詩書。士生其閒。卓然自立者。固不乏人。豈懷道抱德。深藏不市。尸而祝之。不可得耶。二程子以道學繼孔孟不傳之緒。生於黃陂。爲漢陽鄰壤。其門人游氏嘗守是邦。程子稱其德器晬然。學問日進。則取諸其鄰與嘗所游宦者。不可以莫之舉也。卽師生

以原學之所自傳。則濂溪周先生實倡其始。又卽周程之學以究其所以光明盛大。則新安朱先生實成其終。此五先生之祠所以立。而學之文物始備矣。夫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躬是道以化天下。周之衰。斯道不行。孔子孟子及其門人相與推明之。秦漢以來。且千有餘歲。洙泗之遺緒已墮而復振。非五先生之力歟。則五先生者。自當與孔孟之徒通祀於學校。況又其遺迹之可考。則合而祀之。使此邦之士知道統之有傳。聖賢之可慕。顧不偉歟。當斯文晦蝕遺編殘脫之餘。天運有開。名儒繼出。以高明之資。強毅之志。剖析毫釐。張皇幽眇之圖書。炳如日月。今之學者。蓋不待窮探力索。可以目擊而道存焉。然士風之壞久矣。游於學校者。非科目不習也。此豈士之罪哉。漢陽之士。入其門。升其堂。孔孟之徒。森乎其前。五先生之祠。列乎其後。尊其人。讀其書。明其道。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必有以超然自得者。則夫有道有德。下以教國之子弟。上以紹諸儒正統之傳。豈其無人歟。豈其無人歟。遂爲之記以授其學者。俾勒石於庭以俟。明年正月元日謹記。

鄂州州學四賢堂記

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爲之根柢。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稟受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欲昏。性以情鑿。鄉之不可離者。梏亡茅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敍。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卽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

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閒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容已也周德既衰邪說並作言道者祖虛無論治者尚功利談經者溺訓詁工文者騁詞華千有餘年天理湮晦雖閎博俊偉之才未有能窮其旨歸者也聖宋龍興德配天地尊道以儒出治以仁經術文章一根於理鴻儒碩士彬彬輩出上儗三代下軼漢唐何其盛哉漸摩積叙斯道之久蝕者復明焉濂溪周先生不由師傳洞見道體推無極太極以明陰陽五行之本人物化生萬事紛擾則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焉蓋與河圖洛書相爲表裏周子以授伊洛二程子程子所言道德性命皆自此出而微詞奥義學者未之達也新安朱先生稟資高明厲志剛毅深潛默識篤信力行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之旨超然獨悟而又條畫演繹以示後學周程之道至是而始著矣窮理盡性以至命存心養性以事天非四先生孰發之道之不明以學者無所見而異端禍之也四先生之道本諸人心之所固有天理之不可易則邪說不得肆而皆趨於至正之途止於至善之地矣天下學者尊信崇尚以爲孔孟之徒復生斯世祠之學宮以起學者敬慕之心是則師儒之職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爲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爲門人高弟以榦爲同門後進也嘉定八年春二月四先生祠堂成遣其學正張頤孫來請記四先生之書家傳而人誦之矣述其關於道體之大要以見四先生之道光明盛大其本原固有自也夫以天命之在人甚明前賢之教人甚至聖朝之重道甚隆師儒之衞道甚切則游於學校而拜於祠下者亦思所以自勉哉後學黃榦謹記

南康軍新修白鹿書院記

廬山之陽傑然而以峯名者五老五老之麓窈然而以洞名者白鹿唐太子賓客李公渤之所隱居而南唐廣之以爲養士之地聖宋肇興文教敷暢開寶中有以高第知廬山學事而洞學始盛太平興國有賜書之寵大中祥符有加繕之命慶歷詔郡縣皆立學而應有學者率仍其舊聖祖神宗所以崇儒風惠士子者至矣蕩爲丘墟莽爲荆榛者豈立學之後士趨簡便不復爲林泉之適耶淳熙八年詔以文公朱先生起家爲郡始得遺址規復之歲適大祲役從其簡已而請額與書以重其事則其簡也固有待也繼爲郡侯爲博士者桑桑增治然量力之宜踵堂之舊未有能侈而大之者也嘉定十年先生之子在以大理正來踐世職思所以揚休命成先志鳩工度材缺者增之爲前賢之祠寓賓之館閣東之齋趨洞之路狹者廣之爲禮殿爲直舍爲門爲墉已具而弊者新之雖庖湢之屬不苟也又以先生嘗著跪坐之制聞於朝請釐正之其規模閎壯皆它郡學所不及於康廬絕特之觀甚稱於諸生講肄之所甚宜宣聖朝崇尚之風成前人教育之美皆可無憾矣周衰道晦且千餘載周程夫子始得孔孟不傳之緒未及百年大義乖矣先生洞究其道而推其所未發其爲郡也固嘗與諸生熟講之規誨之語約而盡矣今侯亦招致嘗從學先生而通其說者使長其事講授焉所望於諸生豈淺哉苟徒資口腹媒利祿而治心修身漫不加意則既失崇尚教育之旨覽觀山川之勝周旋堂宇之盛於心安乎侯之爲政得於過庭詩禮之餘戢姦扶弱革弊興懷而尤以字民爲先務南康地瘠民貧先生桑乞蠲減租稅與凡無藝之征侯亦捄滲漏節

浮冗。代民之輸。而蠲其負者。至緡錢六萬餘。尙能以其餘力。屬意於儒宮者如此。是固不可不書。幹頃從先生游。及觀書院之始。後三十有八年、復覩書院之成。既悲往哲之不復見。又喜賢侯之善繼其志。命之記。不得辭也。是爲記。嘉定十年三月也。

序

代仲兄會表兄弟序

北山黃東、招其內弟鄭肅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昆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先王制禮。列之五服之次。以爲緦麻之戚焉。古之緦麻。非今之所謂緦麻者也。其歲月必相往來。吉凶必相慶弔。出入必相餞勞。禍患必相賙恤。亦其理宜也。世降俗末。利害交攻。一室之內。同姓之中。尙有爭毫末相鬬閱者。況於異居別族之親乎。吾故昆弟散而居於城之東西南者。有叅十數年而不相見者焉。邂逅相遇。問起居外僅。能貌相勞苦而已。漠然無情矣。至於諸姒諸子。則有終其身而不識面者焉。吉凶禍患之來。而能爲之同其苦樂者亦罕矣。嗚呼。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也哉。吾嘗記爲童子日。外祖父母皆亡恙。歲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捨。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彝良心有不能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與此有識者之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屠。天寧居城南十里。於吾三姓兄弟之往來道里適均。人具肴一拌。酒一壺。

飯一器。春蠔夏荔。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詠。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悌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世俗俚下之詞。閨闥米鹽之賤。則謹勿出諸其口。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族。厚風教。不其善歟。子恭曰善哉。盍爲之期日而告之乎。予曰。吾二十年前。表兄弟之存者二十有一人。今其亡者六人矣。亡者不可復作。其僅存而長者。不下四五人。少者亦既娶婦抱子矣。使此十有五人者。皆康寧。皆壽考。皆歲無他適。而能相樂其爲斯會也。亦不過七八十日而無此身矣。人生百年之間。兄弟十有五人。而無七八十日之相樂。其與路人奚擇焉。則是會也。誠有不可緩者。吾欲始以壬子之春何如。子恭曰善哉。敬受教。遂述其言如此。徧以告諸兄弟。俾書其姓名於左。曰如約。東長也。謹書曰黃東如約。

林仲則二子名字序

慶元戊午。予屏居箕山。林仲則之二子曰庚曰武者。自栗山來從予游。明年。予將爲武夷之行。而二子者亦且將冠。仲則以書來曰。吾將易其童穉所命之名。而因以字之。願以屬子可乎。予與仲則兄弟交最久。而二子者。復從學於予。其何說之辭。予觀庚也毅而武也敏。毅者恐其不志於學。而敏者恐其不力於行。故名庚以學之。名武以行之。學之則聞見博。而雖愚必明矣。行之則德日起。而雖柔必強矣。故字學之曰伯明。父字行之曰仲強。父二子其勉之。栗山之俗。率以長子主家於內。次子讀書於外。使主家者知學。則公平友愛之義篤。而家之道益和以昌。讀書者能行。則孝悌恭順之道隆。而所以讀書者。不但口耳之末

而已。不然。吾恐內焉妻孥之慮重。外焉子弟之職廢。乖爭陵犯之風。將由是起矣。故予之所以名而字之者。不惟就二子之質而亦以因其俗。不惟二子可勉而凡栗山之從吾游者。蓋皆有以思吾言矣。冬至後二日。北山黃榦序。

久要錄序

非天屬之親。非名位之臨。倏然相聚於千百里之外。一朝去之。姓名爵里。有不及記者。此久要錄之所不可無也。然非天屬而愛生焉。非名位而敬生焉。姓名爵里不相與而不可不錄焉者。道義切磨之功。人道之至重。天理之不能忘也。異日離羣索居。取是錄而觀之。某賢與某始善而中變與。某日進而不已與。皆可以致吾忻慕慨歎之意。而亦以爲進德之助者。是錄之作。豈小補哉。書之編首。以諗同志云。長樂黃榦序。

送許太博入宇文宣撫幕府序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兩儀立焉。陰陽有老少。四象生焉。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皆不出是四者而已。人之一身。仁禮爲陽。義智爲陰。兩儀也。仁爲木。禮爲火。義爲金。智爲水。四象也。形而上者也。肝心爲陽。腎肺爲陰。兩儀也。肝爲木。心爲火。肺爲金。腎爲水。四象也。形而下者也。耳目鼻口之分。少長老死之變。喜怒哀樂之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與夫五常百行。未有出四者之外者也。語大則天地日月鬼神四時不能違也。語小則一草一木無不具也。四者之妙。其淵深廣大如

此。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無間者。於此器之中具此道也。所以爲聖爲賢。而超乎人物者。於此器之中由此道也。格物致知。窮此道也。存誠居敬。守此道也。無以窮之。則罔然無所見。無以守之。則茫然無所得。雖具人之形。其與禽獸不遠矣。世教不明。學者知之而未必求。求之而未必熟。不至乎熟。猶無見無得也。至乎熟。則動容周旋。無適而非四者之用也。古之君子。所以自強不息者。亦將有以熟之也。開禧丁卯。尙書宇文公出帥江陵。宣威荆襄。辟許君爲屬。而列予於下陳。雖以病辭不果行。而因以得交於許君。一日相與語康節先生之學。有感於數之起於四者。予因極言之以諗許公。且以自警云。長樂黃榦序。

葉雲叟子名序

葉雲叟以嘉定丙子後七月生男。越三日來請名。予與雲叟舊且好也。不容辭。諗之曰。正得秋而萬物成。天道也。閏以積分而成月。乃定時而成歲。雲叟奉母自括蒼來居於此。種學甚力。持身甚謹。此鄉之人皆敬愛之。今遂娶婦生子矣。其亦至此而有成乎。天啓之矣。請以成子名之。歲適大比。雲叟行將褒然爲舉首。此其成之兆乎。若夫學者所以成德也。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予於雲叟父子有望焉。沖佑逸吏黃榦序。

趙季仁二子字序

吾友趙君季仁之二子。長曰希譚。次曰希諶。將爲之加冠而重成人也。求字於其友黃榦。按釋文譚、謂告曉之熟也。諶、謂中也。此因言而訓也。卽言以求其心。則言之熟者、致敬而不敢忽也。言之中者、度誼而不

敢苟也。夫學豈徒言而已哉。故字謹以伯敬甫。字譜以仲誼甫。易曰。君子敬以直內。誼以方外。程子曰。敬立而內直。誼形而外方。直而方。則大矣。有志於學。捨敬與義。將安適乎。季仁好學者也。二子必能世其業。故爲之字而序其意以勉之。嘉定丁丑長至、沖佑散吏序。

黃西坡文集序

善學者先立其本。文詞之末。達而已矣。然本深者末必茂。不務其本。而末焉是先。未見其能工也。予始識西坡黃君。見其神清氣勇。襟懷卓犖。而知其資稟之異。見其從師問學。而恐不及。而知其趨向之正。見其臨民多惠政。立朝多壯節。而知其事業之偉。歲適大祲。人相食。官吏畏首畏尾。束手坐視。君發廩蠲租。不待報。竟以得罪。僞禁方嚴。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師歿不弔者。君謫居不遠千里。哭泣犇赴。投閒十年。人不能堪。君泊如也。有本者如是。文詞特餘事耳。慶元初、天子方慨然建立治功。收召四方知名之士。君亦駸駸嚮用矣。使得究其蘊。豈但文詞之足稱哉。君爲南昌郡博士。予始識君於康廬。今四十年矣。哲人其萎。而從游諸老。皆無在者。過君家。訪其子。如見其人焉。其子池州法曹杭。出君文一編示予。俾序之。予懼讀君之文者。愛其詞不求其本。故爲之言。某月某日、長樂黃榦序。

林子至子字序

貢者、下獻上之稱也。球琳琅玕。與夫橘柚之屬。皆可以供朝廷宗廟賓客禮樂之用。而後貢。故夏書九州之貢以物名。周禮邦國之貢以用名。下之獻其上。非有用不貢也。朝廷資人才以共治。諸侯撰其賢且能

者以獻於上。亦曰貢。得其人則足以建功立業。否則蠹國害民。尤不可以無用者貢也。二者皆以有用貢。而人才之用爲尤大。然致其用者在人。養其用者在己。古者禮義之教素明。士之所自養者。莫非有用之實。後世以文詞取士。則皆空言而無實用矣。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日多。職此之由也。然則爲士而將貢於上。其可不以有用者自養乎。栗山林子至名其子以貢。而問字於予。爲之字曰用之。勉乎哉。行將見子干霄淩雲而爲棟樑之用。椳闑据楔。非所望於吾子也。嘉定己卯夏至、沖佑散吏黃榦序。

送方明父歸岳陽序

晦庵先生以道德爲學者師。榦少不自量。得與弟子列。竊窺其容貌端莊。儼然終日未嘗懈。玩索理義。片詞隻字未嘗忽。厲志聖賢。以身任道未嘗忘。誘掖後進。寸長片善未嘗棄。端居一室。世之玩好無所嗜。安貧自樂。世之富貴無所慕。篤信善道。世之毀譽無所恤。臨事度義。世之利害無所擇。其精微高遠者。非末學所可知。其可知者。亦人之所共知也。四方學者從游者數百人。今其存蓋無幾。先生之書。則家藏而人誦之。讀其言者、未必通其義。通其義者、未必明諸心。懍懍乎微言之絕。大義之乖也。先生歿十有餘年。蜀有李君道傳貫之者。乃獨求之文字朋友之間。篤學力行。卓乎有不可及。顧其不幸。不見先生而親炙之。又不幸亟世以歿。不及究其學充其志也。常深痛之。以爲今之世不復有斯人矣。又五六年。有家擯本仲者。其志學操行。視貫之伯仲也。豈蜀之人物獨盛於東南耶。今又得吾明父焉。於禮義之大端。講之熟矣。尤深病夫世之學者言行之背馳。義利之交戰也。而深懲焉。觀其志之所趨。蓋未可量也。明父復爲予言

番陽饒曾師魯之爲人。自以爲莫及也。以是觀之。天壤之間。英靈之氣鍾爲人物者。何代無之。洙泗濂洛之學。深微隱奧者。至先生而昭昭然。若大明之中天也。尙何微言絕大義乎之足憂乎。此予之所以釋然以喜也。抑嘗有聞焉。夫子之道。惟曾子孟子得其傳。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子思之中庸。受之曾子。而傳之孟子。一篇之中。無非弘毅剛大之意。惟明父勉之。先生之學庶乎有望焉。於其行也。書以爲贈。嘉定庚辰正月二十有七日。長樂黃榦序。

趙季仁習鄉飲酒儀序

請賓介、陳器饌、獻賓介、獻饌、旅酬、燕六者。禮之大節也。登、降、辭、受。禮之文也。鼎俎籩豆。禮之器也。脯醢脊脇。禮之用也。此觀禮者所共知也。其數易知。其義難知也。鄉教親睦也。鄉閭親睦。陵犯爭訟之風息矣。夫禮主於敬。敬勝則乖。乖則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和。和勝則瀆。瀆則慢。聖人制禮。必濟之以敬。始之以禮。教敬也。終之以樂。教和也。拜至、拜洗、拜送、拜既。敬之至也。請安、請坐、爵樂如算。和之至也。敬而和。禮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鄉閭而息陵犯爭訟之風也。降洗降盥。潔也。辭盥辭洗。遜也。父坐子立。孝也。老者坐於上。少者立於下。弟也。飲食必祭。不忘本也。酬爵不舉。不盡人之忠也。序賓以賢。貴德也。序坐以齒。貴長也。序僎以爵。貴貴也。工歌必獻。不忘功也。燕及沃洗。不忘賤也。歌關雎葛覃卷耳。齊家之義著矣。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又非但可以親睦鄉閭而已也。天理得。人心正。無所施而不可也。聖人著爲禮以教人。凡爲鄉人者。皆知此義焉。此成周之世。所以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也。禮廢樂墮。

鄉人之羣飲者未嘗廢豐飲食侈供帳悅聲妓恣讙嗷教侈也誨淫也恣欲也無非所以敗人心者也此後世之士大夫曾古之服勤於畝畝者之不若也然則是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學士大夫之有志於古者其可不思所以講明而肄習之歟吾友趙君師恕宦不達而忘其貧今不合而志於古其爲邑餘杭嘗行鄉飲酒之禮矣今復舉是禮與鄉之有志之士講肄焉禮成予猶恐觀禮者習其數而不明其義也故紀其大略使刻之篇首嘉定庚辰六月朔旦長樂黃榦序

林良夫三子字序

傅、佑仔、皆所以佐助夫人者也吾友栗山林良夫以是名其三子而求字於予名以望之父之志也字以補其所不及朋友之教也良夫之名其子也蓋望其出爲世用以承弼厥辟左右斯民也其志大矣榦之字之也先乎己而後能及乎人不先乎己爲人之學也又安能及人也哉傅者所以輔夫人也必甘自輔以成其德而後可以輔人故字之曰自輔佑者啓佑之以正也必先自正而後能正人故字之曰自正仔者任人之事者也必先能自任其事而後能任人之事故字之曰自任三子者之呼其名則當慨然曰此父之志也吾當志伊尹之所志人之呼三子以字也則當惕然曰此朋友之教也吾當學顏子之所學能若是其於名若字也庶無媿乎嘉定辛巳二月望日明道散吏黃榦序

與郭德元序

火陽剛故趨上然人憚而避之水陰柔故就下然人狎而玩之人性亦然將趨上乎抑就下乎將爲人所

憚乎。抑爲人所狎乎。將趨上。則不必求人之狎。至於爲人所狎。則不可不思吾之所處也。然則趨上者當自安。就下者當自省也。嘉定五年暮春既望。勉齋黃榦書寄郭兄德元。

李維志字序

志者、心之有所之也。心者、天地之蘊。化育之機。人之所以得以生者。人有是心。極其所之。則人道可立。雖參天地贊化育。亦豈有所假於外哉。甚矣。人之輕視其心也。之於名。之於利。何其卑且陋耶。之於道者善矣。用之不專。進之不力。持之不堅。猶無所之也。如適千里之途。紛然而多歧。忽焉而中止。安得有志乎。吾友李維石名士輿。病其字之不類也。以維志易之。其義以爲學而有所興起。非志不能也。復求其說於予。維志嘗聞武夷夫子之道而說之者。其志已不爲世俗之卑且陋矣。故特以人心本然之大。與夫志之所以爲志者諗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君子曰。詩之好仁如此。維志勉乎哉。予於子有所警矣。紹熙甲寅八月既望。北山黃榦謹序。